

刊新作劇

# 象印人文

作深景趙

行印局書新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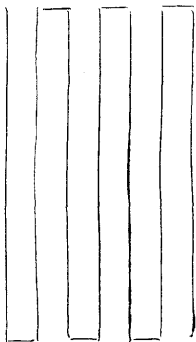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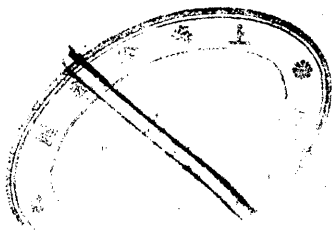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5225B

刊新作創

# 象印人文

作深景趙



# 文 人 印 象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編 輯 者 趙 景 深

發 行 人 李 小 峯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北新書局

印 刷 者 上 海  
福新印刷所  
海寧路697號

---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

## 分 發 行 所

北平 漢川 成都 重慶

---



## 序

這本小書是繼文人剪影（北新版）之後寫作的。其實就是文人剪影續編，現在另題名為文人印象。本來還想稱為我的朋友們或Acquaintances一類的名稱，因恐被誤認為創作，終於不會用。編例仍照文人剪影，先列小說家十人，次列詩家九人，復次列戲劇家八人，又次列散文家四人，最後列文學史家、語文學家、譯家十二人；共計專篇四十三人，外合傳四篇。兩書連合傳約百人以上。在民國三十年前我所認識而不會寫記的還有，但已不多。將來有興致時當再增補。

爲了讀者的方便起見，把瑣憶集裏的魯彥、廬隱、朱湘、盧前等四篇，小妹裏的徐志摩、白采、伍光建等三篇也拉了來重刊一次，以便讀者得窺全面。

自然，這些文章也都是在友人催促下寫成的，比較多的是胡山源兄所編紅茶上的嚶鳴小記和南言報上連續刊載的一些篇，中美日報上也連載過幾篇。大約因爲我常寫這類文字，後來竟有專要我寫「文人印象」的了。

我個人終日爲衣食而筆耕還來不及，交友的時間也就極少，因此這本小書的貧血病幾不可避免。先天不足，徒呼負負。我的環境不容許我多有深交，自然所寫的也極浮泛，距離西洋 *Memoirs* 一類的文章

太遠。貪多或亦一病。我希望將來能寫出幾篇像樣一點的較長一點的文人記；因爲，不長進的我最喜歡寫這類的回憶錄。但現在我對這本小書也不分菲薄，因爲我到底是在老老實實的說話，不會故意地或牽強地拉長。有話卽說，無話則住；這一點是可以向讀者保證的。不過此書有一個缺憾，就是每篇不會附記寫作時的年月，又未刪改，因此事過境遷，有許多已經與事實不符了。但因此存真，却也有它的意義。

拉雜寫來，不像篇序，倒像篇廣告稿；就算是廣告吧。好在只要目次前面有點字跡，以應俗例就行了。

趙景深。

目次

次	目
老舍	一
孫席珍	四
魯彥	一〇
廬隱	一四
冰瑩	一七
倪貽德	一九
彭家煌	二一
劉大杰	二四
朱震	二六
索非	二九
郭沫若	三二
徐志摩	三六
白采	四七
朱湘	五一
冰心	六八
汪靜之	七二
穆木天	七四
王獨清	七七
白曙	八〇
宋春舫	八二



顧仲彝	.....	八五	劉半農	.....	一三五
許幸之	.....	九〇	胡山源	.....	一三八
于伶	.....	九二	孫良工	.....	一四〇
周貽白	.....	九五	胡雲翼	.....	一四三
姚克	.....	九八	胡懷琛	.....	一四六
石靈	.....	一〇一	陳望道	.....	一五〇
左明	.....	一〇四	夏丏尊	.....	一五三
豐子愷	.....	一〇六	耿濟之	.....	一五五
鍾敬文	.....	一〇九	伍光建	.....	一五七
曹聚仁	.....	一一四	東北作家羣	.....	一五八
易君左	.....	一一九	記蜀中文人	.....	一六二
陸侃如馮沅君夫婦	.....	一二二	筆會的一羣	.....	一六七
盧前	.....	一二五	曲友	.....	一七四

## 老舍

不見老舍將近十年了。雖只一面之緣，卻至今懷念。最近常在漢口、香港等處的文藝刊物上看到他的通俗文藝的寫作和理論，從京戲、大鼓一直到唱洋片（即西洋景），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頗為欣羨，因此想起他的來信，也有通俗文藝的意味，甚為幽默。

老舍  
舍

記得我編青年界的時候，曾經向他索稿，仿前人遺意，大書一「趙」字，用紅筆圈起來，旁註云：「老趙被困，請發救兵（小說也）。」他的回信極妙：

「元帥發來緊急令，內無糧草外無兵！

小將提槍上了馬，青年界上走一程。

呀！馬來！

參見元帥。」「帶來多少人馬？」「兩千來個字，還都是老弱

殘兵！」「後帳休息！」

「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殺氣滿山頭！」

他寄給我兩三篇稿子以後，有一次我又問他要稿子，他的覆信是一口

流利的北平話：

「青年界的稿子，得到明年再說了。您瞧，老哥，咱的預定工作，已經定到明年夏天；天天幹，恐怕還交不上活，怎敢亂應

新買賣？看吧，明年暑中有暇必給您一篇。請您原諒吧！幹咱們這行的，閒着不好，忙也不好，怎辦？」

其他警句甚多。例如：

「小坡的生日被東華拉去，我沒臉給您寫信；可是東華說：景深是老友，必不見怪。果然，您的信又來了，是之謂宰相肚子好開飛機乎？」

又如：

「條件是好說的，因為我的天性隨和，不會瞪眼要大價。」  
妙語如珠，不及備錄。抄了不少，「膽文公」下場。拉里拉里拉！

## 孫席珍

最近看到史諾所輯譯的英文本活的中國即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集，其中所選爲魯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從文、孫席珍、田軍、林語堂、蕭乾、郁達夫、張天翼、郭沫若、沙汀等名家的作品，其實所選也不完全是小說，如魯迅的風箏、論他媽的；林語堂的狗肉將軍等，是只能當作散文或雜文看的。其中孫席珍的一篇，名叫阿娥，並附傳略云：

「孫席珍一九〇六年生，寫中國鄉村頗爲出色，是中國最有天才

且最年輕的作家中的一個。他生在浙江紹興，也就是魯迅的故鄉，那兒是以產酒出名的。他在幼年時聽講民間故事，已經對於文學發生興趣，他在兒時就喜歡寫作，三十歲前就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他的大多數的小說都寫的是內戰的回想，這些內戰時常在他的家鄉發生，自然這些就成爲他小說中主要的題材。事實上他較爲人所知的作品恐怕是他的三部曲，即戰場上、戰爭中和戰後。

「他還出版了六本別的小說，中國青年間很是流行。這六本書就是金鞭、到大連去、花環、鳳仙姑娘、女人的心、夜皎皎。此外，在三十歲前，這位值得注意的工作者還作過辛克萊評傳、高爾基評傳、雪萊生活、英國文學研究和一卷東印度故事。他還寫了一本西洋文學

的教科書，還編過一本非戰文學。

「孫氏的許多作品都有刺人的諷刺，毒辣的譏嘲，且善寫情感衝突，這在中國小說中是很少見的。他的鄉村生活的小說特別被人稱讚，因為他在這方面知道得較詳。」

「他的近作社會的覺醒更爲深摯，極爲有力，這力是中國文學中頗爲缺少的。」

「他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北平被捕。在被捕前他曾在北平幾個大學裏講授中西文學。」

孫席珍寫作最努力的時期是一九二九年左右。這時他爲生活所驅使，不得不大量寫作來維持生活，當時紙價甚廉，新書店開了不少，

差不多各書店的老闆或編輯我都認識，所以席珍的著作大部分都是我介紹的，還有些是我供給材料的。我介紹他的花環和東印度的故事給亞細亞書局，後者是我在民俗雜誌上得到的材料，特地要他譯出供我參考；鳳仙姑娘給現代書局，原稿會由我看過；到大連去給春潮書局張友松；雪萊生活給世界書局徐蔚南，英文傳記材料也由我供給；辛克萊評傳給神州國光社王禮錫，材料也由我搜集，並常與他討論譯名。因為我常替他介紹出版家，他與我來往就較多了。他特地從鄉下帶來小雞，要他的妻子把雞養大了來送給我吃，這盛情是極可感的。他還送過我一枝派克自來水筆，刻上我的名字，我一直不會用，在五年後，送給了另一小說作家，讓他賣掉來換兩個錢用。



席珍做事肯負責，寫作很精細，這些都是我欽佩他的地方。在十  
八年前，我就與他時常通信了。當時他在北平晨報副刊當校對，我在  
天津新民意報文學附刊當編輯。他常有小詩的創作在晨報副刊和葉紹  
鈞、劉延陵所編的詩刊上發表。

他正在戀愛，常寫長信給我；而我也把我的戀愛故事告訴他，我  
把他早期的信一直保存到五年前，後來他看見我供給孔另境不少作家  
的書簡，出版現代作家書簡，他特地表示他早期的信不要給人看的意  
思，我就遵照他的意思把那些信都撕毀了。

大約是一九三一年，我因黎錦明的委託，介紹席珍到河南洛陽師  
範教書，同時被介紹到開封省立高中去的還有葉鼎洛和萬曼，還有惡

魔詩人于賡虞也在開封，一時新文學的空氣頗爲濃厚。從此席珍就不大寫作，專心從事粉筆生涯。所謂「西洋文學的教科書」就是人文書店所出版的近代文藝思潮；所謂「幾個大學」就是中國大學和女師大，他是由同鄉徐祖正等介紹進去的。

直到現在，四年來不曾看見他的一篇作品在任何刊物上發表，也不會看見關於他的一條消息，甚爲繫念。大約在一九三五那年，不會有什麼意外罷？

## 魯彥

人是一天一天的迷惘而且麻木了！生活緊迫着你，一切美的詩意，倘若有這麼一星星的話，都只能在過去裏尋找。這過去倘若是愈近，也就愈使你感到「井中」和「鉛色」，如聖陶在沒有秋蟲的地方裏所說。

當我這「小物件」第一次到長沙一個中學裏去教書的時候，對於喜歡文學的同道，常奉獻我的最大的熱忱去和他們交遊。魯彥便是我在這時所認識的朋友之一。我們彼此時相過從，不是在一個小酒店上

縱談今古，便是在曠野裏拍手狂歌。當時的豪興，而今安在！

魯彥是個孩子氣很重的人，很容易親近；他不知道一些虛偽的客套。他不但時常寫點小說，並且彈得一手好琵琶，笙簫管笛之類，似乎也會吹的。我對於音樂是外行；但是，我就只是喜歡聽他的音樂。

他時常很孩子氣的拿着一樣小玩具，例如泥做的插有羽毛的烏鬃，在竹弓張着的線上，他拿着竹弓一收一放的逗女學生；背地裏跟我談起話來，總是異常懂憬的，一贊三歎的，高興的說：「女孩子！女孩子！……」

最不能忘的是一個中秋之夜。我們幾個朋友雇了一隻小船在湘江

的橘洲渡口等月亮。月亮總也不出來，四圍瀰漫了一片黑；看不見黃金一般的橘樹，只覺得一排黑衣僧一般的影子豎在你的面前。一陣泥土的陰濕氣。我靠在船板上，看着朋友們喝酒談話，只是感到迷濛的倦意。沒有點燈；在黑暗裏，即使興高采烈的人也會變得靜悄悄的。時常有小划子經過。划子裏坐滿了學生，一隊隊的唱着歌曲過去，歌曲遠了，一個無比的沈靜又落在我們的船裏。大家都在過着中秋節

啊！

魯彥似乎聽得學生們的歌聲，也有些技癢。他彈奏起琵琶來，一面彈奏，一面歌唱着王維的陽關三疊。一會兒唱着「無故人，無故人，一會兒唱着「你苦辛，你苦辛！」這靜夜裏淒涼哀怨的琵琶

聲，至今還彷彿纏繞在我的耳際。

是的，我們都是「苦苦的」。後來我們先後到了上海：然而，這樣無星虛的會聚是日漸稀疏了！大家爲了生活忙着，我再去看他時，他已經成爲兒女繞膝的爸爸了；他和他的太太忙着給小孩子喂乳粉；扶了這個，那個又哭了；抱了那個，這個又跌倒了。我自己也爲這些瑣碎的事苦惱着；似乎命運安排，不再使我享受朋友間言笑爲歡的樂趣。

不可復回的過去啊，我寂寞，我要燒掉我的書和我的書桌，我要擲去我的筆……

## 廬隱

常得到詩人于廩虞的信，說起他和廬隱時相過從，飲輒大醉；可  
是我和廬隱却不曾見過，雖然從友人劉大杰處知道她和的愛人李唯建  
當時是住在愚園坊。

是前年的夏天吧？廩虞的令弟幼虞忽然從河南跑了來，說是要到  
日本去，想看看廬隱，探聽赴日留學的情形，因為人地生疏，還要我  
陪他去，我就冒昧的同他去看廬隱。

一進後門，就到了樓下的書房兼客室，靠窗有一張寫字檯，上面

暨滿了書，我想那是李唯建先生的辦公處。中間放着圓桌和椅子，靠壁是一張沙發。

起先我們看見李先生正在樓下，李先生問明來意，便高聲的喊起廬隱來。

廬隱從樓上下來，我這纔第一次也是末一次見到她。她似乎很憔悴，面色很黃，帶有病容，說話和舉止都不大有精神。

於是她坐在沙發上，我們圍桌而坐，唯建則坐在他所常坐的轉凳上。

當時幼虞和廬隱談話最多，我則和李唯建談話。李先生說起在暨大附中教兒童文學，同我談了一些這方面的話。我同他以前在新月書



店的邀宴時曾見過一次，志摩師特別介紹，說他是翻譯雪萊、濟慈的青年詩人。可是他這次已經留了小鬍子，我說：「你很漂亮，頗像電影明星 John Gilbert」

後來我們又一同到寰球中國學生會去打聽赴日的情形。

我和盧隱夫婦的會見，如此而已；可是我做夢也不會想到，盧隱會因生產而死！「人生如朝露」，這使我悚然！

盧隱的作品，我讀得不多，只有一本海濱故人是我在十年前所讀過的，我覺得其中作為書名的這一篇寫得最好，既有美麗的詩意，又有感傷的情調，很能動人；最近讀到大杰的盧隱回憶記，方知這是他的自敘傳，無怪乎寫得這樣的深刻呢！

## 冰瑩

冰瑩以女兵的姿態寫作北伐時代的從軍日記而出現。當時這樣曠的文筆和木蘭以後罕有的獨特的經驗，風靡了文壇；加以語堂比之於Amazon，譯成英文，更使其名遠播於歐西。但是，從軍日記，只是內容不尋常而已，如論文章的技巧，似乎是不相稱的。十年以後，再出湖南的風這一散文集，便顯然有了甚大的進步，雖然不會引起文壇的注意。她寫得比以前嚴謹細膩而又深刻，所惜者沒有從前的動人經驗作為內容。她給我的信說：「你說我的文章（指湖南的風）裏充滿

了力，這是太過獎了的話。近年來我因病的關係，寫的東西總覺得比從前當兵時代，差得很遠了！」她也許是只就內容而論的吧，形式上的確進步了許多。去年又出版了軍中隨筆，像從軍日記一樣地重版了好多次，這一次卻是形式內容，兩俱完美了！

冰瑩的孩子氣很重，寫稿時要在桌上排滿洋囡囡纔能下筆，一時成爲文壇上的逸話。她給我的信上也曾說過：「我正在那張擺滿了小玩意的桌上，給廣西的小朋友寫信。」又說：「瑩在長沙結識了一羣小朋友。」另一封信尤其有趣：「惠書收到了。看到令妹慧深喜歡吃花生豆的話，我幾乎把肚子笑痛了。原來我也是喜歡吃花生的，但是豆子不十分愛。如果是很大一顆黑豆（故鄉叫毛豆），那倒很高興。」

吃的。我這次由家裏帶來些頂好吃的乾紅豆，可惜不能寄給你們，否則令妹一定高興吃。哈哈，說到吃，就寫了這許多，我真是個孩子。」唯其是孩子，所以她的作品寫她自己的從軍生活，很是真摯，也就能深深的動人，作家最寶貴的就是這未失赤子之心呵！

## 倪 貽 德

貽德像葉鼎洛一樣不僅是小說家，也是畫家。文人而兼畫家者，於古有王維，歐西則有羅賽諦 (D. G. Rosseti) 與高諦謨 (Gautier)。今則又有倪葉二氏矣。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我沈醉於貽德的作品，他的玄武湖之秋在我的心中獲得最高的地位。那時是十幾年前，詩人我愛好劉延陵，小說家我獨愛好貽德。創造社諸人的作品中，沫若是熱情的，資平是結構不甚嚴謹的，達夫是頹喪的，全平則是較為艱澀的，都不能為我當時的年齡所了解；當時我只有二十一歲，因此也就特別喜歡貽德的作品，他不像沫若那樣的熱情，卻有孩子一般的心；他不像資平那樣的隨意寫作，卻每篇都是完整的藝術品；他不像達夫那樣的灰色，卻常是做着玫瑰色的好夢，他不像全平那樣的錘鍊，卻像流水一樣的暢達。這樣年青的作品正對了我這年青人的胃口。

來滬以後，又欣賞了貽德的畫。他的畫與他的小說正是一物的兩

面，每一張都是光明的，年青的。他從來不像林風眠那樣的，施用黯黯的鐵色。他所最愛用的就是鮮明的綠。本來山和水，樹和屋，無一不需要綠色，而貽德又用得那樣的淡，配置又是那樣的單純，於是，像廣東小菜似的，又成爲我的癖好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忘懷於貽德的文和畫所給予我的陶醉，我願常保持這年青的心。

## 彭家煌

彭家煌這名字，也許已被一般文學愛好者遺忘了吧？他所遺留下

來的小說集德惠、皮克的情書以及平淡的事恐怕也不大容易買到了。我提起他，就想起一張晦暗的臉，口脣略下垂，頭髮是亂蓬蓬的，或者一頂舊草帽。他是湖南人，幫助他的同鄉李石岑編教育雜誌和民鐸雜誌；也許相處日久之故吧，連他的字也與李石岑的沒有多大分別，幾乎可亂楮葉。他走路和說話都很遲慢，沒有一些兒活潑的氣分；即使是微笑，常也帶着憂鬱，大約他受生活的壓榨過苦了吧？

他的小說大多寫的是家庭間的瑣事，頗多嗚咽不平之氣。有一天，據說他的辦公抽屜裏被查出了十幾本陳獨秀所辦的嚮導，他就被捕了。他被證明無罪釋放以後不久，就與世長辭，誰知道他在監獄裏是過的怎樣的生活呵！

我還珍藏着他給我的兩封信，一封信上說：「茲奉上拙作一篇，如勉強可用，即請賜登最近一期之文學週報，因既有稿費，則急盼得數元以資挹注也。」他爲阿堵物所困，情見乎辭，完全在這樁事表現出來了，被捕時的新聞我也保存着，標題是「彭家煌昨晨被捕」，小標題是「因有反動嫌疑，未有確實證據，現尙在偵查中」。其中並介紹他的家世：「彭介黃原名家煌，號韞松，湖南湘陰溪鄉人，現年三十四歲，於民國十四年三月，任教育雜誌社編輯員，月得薪金四十元，現偕其妻孫珊瑚同居滬上，孫氏在商務印書館充當書記。」

家煌死後，他的親友替他出了一個紀念專號，並在湖社開了一個追悼會，我送了一個花圈，並致敬禮。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杜思退



益夫斯基的窮人和哈姆生的饑餓。

## 劉大杰

五四運動以後，出現了兩個文藝集團，一個是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創造社。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地方性的小文學集團。我在天津與朋友們組織綠波社，在北平的京報出文學週刊；劉大杰、胡雲翼等也在郭沫若、郁達夫的領導之下在北平的晨報出藝林旬刊。當時如火如荼的熱鬧狀況，至今想來，猶爲興奮。從這時起，大杰就從事文學工作了。

雲翼至今還是單身吧？大杰却一直是與他的妻子李輝羣過着甜蜜

美滿的生活。雲翼創作極少，大杰却創作頗多，有飄渺的西南風、昨日之花、盲詩人、她病了、支那女兒等。可是，近年來爲了生活環境的關係，雲翼也許要寫長篇鉅製的創作，大杰現任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也許要把他研究中國古文學的心得寫成著作，前幾天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魏晉思想的論著；他自己說起，他還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側重思潮和變遷大勢，與一般的點鬼簿不同。

我與大杰個人的交往，已見拙作書生的一週間，此處不贅。

## 朱 雯

大約是十一年前吧？蘇雪林女士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書，與她的學生們在真美善書店出版了一部金帆叢書，其中有蘇雪林女士自己的論文集蠶魚生活，她的學生王佐才的詩集蟬之曲和王墳的現代作家，後兩種都有雪林的序。對於現代作家尤其惹起注意，因為我很想看到關於現代作家的研究，這是很關心的，連忙到書店裏去看，原來是一本短篇小說集，不過其中有一篇題名叫做現代作家罷了。這自然很使我失望，但因此却記住了王墳這個名字；因為取名叫做「墳」的，好像

不多。後來又聽說他不姓王是姓朱，所以又被稱爲「朱王墳」。不是開玩笑，這名字常使我聯想到「岳王墳」。

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我和朱王墳通起信來了，也許是曾虛白介紹的吧？那時王墳還編着早期語絲版式的文藝刊物白華，他要我寫稿，我就把正在工作着的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寄幾篇給他，此後還赴過他與羅洪女士的婚宴。羅洪現在寫小說也極努力，常有作品發表，並且他假麵的字跡相似，幾乎使人分別不出來，這一點使我想起郁達夫和王映霞。

好多年未見朱雯，去年忽然在報上看見朱雯所記的內地作家的私生活，寫得又美麗，又有趣，纔知道朱雯和羅洪已經從內地來了。後

來朱雯陸續把他所譯的賽珍珠的愛國者和德國報告文學地下火送給我，我很感謝他對我的溫情。

在報上也常讀朱雯的小品，特別注意的是一篇秋陽下，所寫的只是桂林民衆大會的即景，但一寫就是千言，精細的描寫，一點也不放鬆。這使我回想到我所看過的他的幾篇小說，又使我想起他是雪林的學生。雪林喜歡王爾德的莎樂美、梅特林克的青鳥、李商隱的詩，她自己的棘心和綠天也充滿了華麗的描寫和形容，這對於朱雯大約有一些影響吧？在思想上也許是不同的，但在寫作技巧上，我總不能不有這樣的聯想。

## 索 非

我寫過一本文人剪影，又在紅茶上寫過嚶鳴小記，好像我所交的文人是遍於中國的；實際上只是我有這樣一個心願，願意盡識國中文士；可是，要想每個人都有長久和深密的交往，事實上是辦不到的，我的壽命也不允許我這樣做；因此，也有一景行行止，心嚮往之了；所以最熟稔而又常來往的，也不過二三十個人罷了。這二三十個朋友，有的是爲了同會，（比方說，以前的文學研究會、綠波社。）有的是爲了同事，可以時常會面，朝夕相聚。在開明的同事中，就有

其位索非。

我在開明任編輯，是在民國十六年。當時開明初辦，只有我一個編輯，也就等於編輯主任。索非管印刷，專跑印刷所，也就等於出版主任。章錫琛則任經理，還有三個校對（王謫史女士等）。後來又請錢君鶴來擔任封面和插圖；編輯部出版部的人員如此而已。

文錫琛對於索非，很是信賴，因為他辦事認真，能夠忠於所事，肯負責。後來索非曾一度離去，錫琛常歎息道：「我失去了索非，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樣！」終於還是把索非找了來，一直任用到現在，已經十二個年頭了。

光陰真快，索非就在為文化界努力的期間，結了婚，並且生了孩

子，並且孩子已經進了初中。我們這一輩自己也是孩子的人，都有了孩子；再一眨眼，怕都要有孫子了吧？索非替他的孩子取名，和他自己的姓名一樣的怪。人家問他：「你尊姓？」他說：「我是廢姓的。」後來他大約怕人家再問下去，「你爲什麼要廢姓呢？」於是他就索性回答：「我姓索，百家姓上『索珍咸賴』的索。」但是，他的西文拼音却是 *Sotio*。也許用的是俄國的女英雄 *Sophia* 的另一譯名吧？他的孩子，女的叫沈淪，（郁達夫有一本小說也叫沈淪。學校裏教師以爲沈淪姓沈。）男的叫鞠躬，真是奇妙絕倫。

近幾年來，索非又專心潛研醫藥，居然無師自通，做起醫師來了。暇時還在少年讀物上寫一點醫學小品，已經出版的有疾病圖書館



和孩子們的災難，是用故事體來寫的。我國最缺乏像法布爾昆蟲記那樣的科學小品，周建人、顧均正、賈祖璋、高士其和索非諸家能努力及此，使得科學普遍化，通俗化，真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

科學小品以外，索非還發表善女人和氣，也是很有趣的私生活的記錄。我自己寫過「身邊瑣事」體的所謂小說爲了愛，因此也就更喜歡看索非的這兩篇小說了！

## 郭沫若

對於這時代的巨人，用我這柔弱無力的筆來寫，是異常不稱的。

如郁達夫，如阿英，當能寫成長篇的「回想錄」，我與郭沫若的往還太少了，雖然我們是同鄉。但是好在郭氏的自傳已經不少，如北伐途次、創造十年之類，都是讀者案頭常放着的作品。那末我就略寫一點我這渺小的人所見的郭沫若吧？

因了阿英的介紹，郭氏的新著都交給北新書局出版，我就在這書局裏任事，因此得到與郭氏通信的機會。這時約在七七以前不久。

七七事變後，郭氏從異國脫走，我在蜀腴川菜館第一次遇見了他，恰好坐在他的旁邊。記得那一天，一位湖南人的熊女士跑來請寫紀念冊，我向沫若說明，她是鳳子的同學，沫若便把一首近作題寫給她，其中有一句有名的「別婦拋雛斷藕絲」，可見郭氏爲國忘家的意

甚堅決。

又有一次是魯迅紀念會，沫若和田漢坐在我的左右。沫若稱讚我所寫的大鼓平型關，給了我不少的鼓勵，後來沫若致演說詞，其警句云：「大哉魯迅，我願人人都做魯迅！」博得全場的鼓掌，這使我想起沫若自己創造十年續編所說的講演術，要簡短，要有力，沫若是抓住其中的訣竅的。

還有一次在沫若常去的錦江川菜館宴請沫若，沫若又與我坐在一起，他向我說起一樁近事，那就是空戰的一幕。

我與沫若的交往，只是如此而已。但我與沫若通信，却爲時甚早。讀者諸君倘若不會忘記創造週報，當可記得第四十五期上有露明

女士與沫若的烏鴉譯詩的討論。所謂露明女士，就是我的化名。我的字很像女人寫的，我的信上說，看到張伯符（即後來在中華書局譯文學書的張夢麟，也就是商務出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的憶秋生）的愛倫坡烏鴉譯詩的討論，也想插幾句嘴。但我的英文不行，請郭先生不要見笑，信上只寫寄自長沙，不會寫地名，沫若信以爲真，便覆信給我，連我的信一同刊出；其中說起張先生人很好，還要替我介紹，要我把通信處告訴他，也許是想替我做媒呢！昔年狡猾，至今想起來都是好笑的。

## 徐志摩

我對於文學發生興趣，是由於兩位師長的鼓勵，一位是洪北平先生，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濟南號飛機失事，志摩師竟遇難慘死，實深痛惜。徐師的詩和散文，尤其是詩，在現代文學史上已經有很高的地位；倘天假以年，必能更有閃耀的光輝。現在我先寫一點追懷的話；他日有暇，還想詳細的介紹他的詩文。

我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實是新詩。在小說只出了兩三本的時候，新詩倒出了十幾種。當時人們寫慣了無韻詩和小詩，徐師忽以西洋體

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內刊出，使人們耳目爲之一新。記得這首詩的題目是康橋再會罷，每行字數相等，標點或句讀常在每行之間，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許徐師的紙幅過短，或是他的字跡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達到紙的末端罷，於是排字的人把這首詩按標點或句讀分行。這樣既無音節，又參差不齊，不能一樣長短，便變得與無韻詩無別，徐師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從此我於胡適、康白情、俞平伯、汪靜之等名字外，又記住了一個徐志摩。我常想能夠認識這些位先生，以致欽佩之誠。

後來知道徐師是在英國康橋大學專學文科的，於是就更加欽佩了。因爲我雖是喜愛文學，只受了洪北平師一年的訓誨，此後改習了

兩年紡織工業，不曾繼續得到良好的導師。恰巧一九二三年南開大學開暑期學校，內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學。當時我和友人們有一個文學團體綠波社，社員議決，天津的社員一致加入聽講，於是都報名入學。其中如夜哭、他鄉的作者焦菊隱，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靈的作者于庶虞等都是學員。可惜講期太短，兩星期只講十小時，此外徐師還公開演講未來派的詩：這兩種演講我都有記錄，收在我的近代文學叢談（一九二五，新文化書社版）裏。

徐師曾拿一首英譯的哥德的詩要全班聽講的學生譯，我得了第一獎，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時有遷移，哥德的照片已經遺失，只剩下一張法郎士像的明信片，還存在我的匣中，作為徐師的紀念。

課餘我常和幾位朋友到徐師的宿舍裏去訪問。每在綠蔭之下，蒙着太陽的光，聽徐師談講文學。他問我看過莎士比亞不會，我說不會看過，只看過蘭姆的莎氏樂府本事，他勸我看一看原書。但我終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會去看，有負徐師介紹的美意。

綠波社天津總社社員曾於徐師的講演結束後，請他茶敘，藉爲話別。當時並共留一影，現此影尙在我的照相冊中。席間徐師問起我將來的志願：「你是否以文學爲業呢？」我說：「我是這樣的想。」

徐師搖了搖頭說：「大難，大難！文學是只好作爲副業的。」

徐師剛離天津，我就失了業，天津新民意報爲了文學附刊不受讀者歡迎，或是節省經費，或是爲了他故，便將我裁撤。我便寫信給徐



師，想譯稿爲生。他便介紹我替晨報副刊譯小說，給我的覆信說：

「……我十一離京去北戴河，不久卽爲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回，老人的病竟不起，她生前愛我最深，而彌留前竟不能通一言爲訣，甚令悲愴！關於譯小說盼卽直接與博生通信（附信介紹）。能試譯哈代，最合我意，吉百齡亦可嘗試，我大約月底方能到滬，泰氏（指太戈爾）如來，則十月初偕同北上，爾時當可會面。」（一九二三，九，六）

後因振鐸兄介紹我到長沙去教書，便不曾譯小說；但徐師的盛意是深感的。在長沙兩年的教書生涯裏，也常看看晨報，知道此時晨報副刊已由徐師編輯，幾乎每天都有他的長篇文字。我以前知道他的筆是

不大勤快的，現在忽然如此大量生產，真使我非常驚訝，對於他的精力表示欽敬。詩刊也於此時產生，造成了今日的西洋詩體。我所譯的一首哥德的詩也在這時刊了出來。巴黎鱗爪、自剖、落葉、翡冷翠的一夜幾乎都是此時的成績；可以說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師最有收穫的可紀念的一年。

與徐師一別就是兩年半，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天，方纔第二次在上海與他相晤。我知道他到了上海，便寫信給他，想去看他，並索贈志摩的詩（中華仿宋字排，華裝），當時他覆了我一信：

「太對不起你了！你信到後，我就想專誠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來爲私事在滬杭路屢次往復，不曾騰出空來，所以

沒去成，也沒回信，請你原諒。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鐸家裏，我叫他約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見你面。我聽說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蘇州親，先賀喜你。不是我俗套，因為遲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遠，說實話。詩集明天帶給你。」

（一九二六，一，一四。）

蘇州親就是指我的前妻馬芝寶，他自己也不遠，大約也不必加註解了。

我爲了家貧無力完姻，只得臨時趕譯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財產出來，拿了譯稿去見徐師，想換一點錢用。那時徐師和他的父親以及兒子阿歡都住在旅館裏。時候是早晨，他們都剛起來。徐師的父親正在

雍頭；他很胖，很誠樸，完全與徐師兩樣；既不瘦削，亦無翩翩的風致。阿歡大約十歲左右，倒很像他的父親，用一句舊小說上的話，生得「眉清目秀」，徐師說：「趙先生會講童話，你請他講給你聽罷。」阿歡便躬着我講，我只得講了一個安徒生的大小克勞司給他聽。我正在指手畫脚的時候，志摩師彎着腰從門外騎着小腳踏車進來，叫喊着說：「你看爸爸騎你的車。」阿歡拍掌大笑。

後來我又與志摩師談詩，問他對於自己的詩最喜歡的是哪一首，他說是無題，現在我已將這首選在我的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二冊裏。

他收下了活財產，以備編晨副之用，預先給了我四十元稿費。加以叔父資助我數百元，我便草草結了婚。

結婚後便到紹興教了一年書，又到海豐教了半年，回滬時是一九二七年夏天，正逢徐師等在華龍路開辦新月書店的時候。我把新詩集荷花結集起來，想因徐師之力，在新月出版。但徐師勸我暫且不要出版，我因為好勝心切，終於後來交給開明出版了。徐師，請恕我沒有涵養，現在我已謹慎寫作了。

從這時起，我便不會離開上海。四年半的上海生活間，時常在筆會和其他宴會席上遇見徐師。因為忙於衣食，師友均疏，此後便不會特地去訪問徐師。一九二七年有一次的訪問，我曾寫了一篇是媽媽，收在黨軍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紀念刊裏，誰知道這竟是最後的一次訪問了呢！

我的前妻死後，我又與李希同女士結婚，徐師特地來吃喜酒，還送了一個極別致的滿綴着紅玫瑰花的橢圓花籃；爲時不過二年，想不到我竟要送徐師的白花圈了。

最近徐師的猛虎集出版，我買了一本來讀，正在這樣想念，這本詩集裏已由晚唐的綺靡風格移向宗教的虔敬了，誰知這竟是他最後的著作了呢！

徐師的散文集題作自剖，封面畫着他的面容，一把紅刀把他的面容分作兩半，旁邊是些圓圈、海扇之類。以迷信說來，這是預兆。紅刀是紅火，圓圈之類就是飛機內的機件。集中並有想飛一篇。難道徐師真的應了識言了麼？

像徐師這樣文采華麗，連吐一長串的珠璣的散文作者，在現代我還找不到第二個，丘玉麟雖有一點近似，總覺顯露堆砌的痕跡，不及徐師的靈活。

記得朱自清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徐師的戀愛小唱如雪花的快樂之類的確是值得稱讚的。

自剖文集裏有哀思輯，不想竟臨到我爲徐師寫哀思了。白采、羅黑芷、胡也頻、朱大枏……一個個的天折，現在徐師又與世長辭，唉，人生的變幻無常呵！命運，命運，他的力量是這麼的大，我現在纔明白爲什麼徐師這樣的愛哈代，並且要我也譯哈代！

# 白采

這使我悵惘了許久，從調孚信中得知白采的死耗。

我說：「果然，白采死了！」

真的，我已知道他將棄這塵世而去。這時他生時的性格和行爲，便一齊擁上我的心頭：

我和他相識不過一年，前半年在立達學園同事，他和我都是教國文的，我和他的友情甚密。後半年我到紹興，他到廈門集美學校，但仍時常通信。上月他還有信給我，不想這信竟成了他的遺筆！他在立



達教書時學生們都說他太悲觀，因為他所選的教材都是梭羅古勃這種死之讚頌者的東西。他自己也時常對我說：「我也覺得我太悲觀了，下一次應該教一些愉快的東西，至少我不要將悲哀的分子滲進天真的學生們的腦子裏去！」但是，真的到了下一次，他依舊講他的「白采哲學」去了。

我們倘走進他的 Study 去看一看，一定可以引起我們一些驚詫，他的書桌上放了一口小紅木棺材，這是一個盛物的盒子做成棺材的形狀，大約只有七寸長，四寸寬，四寸高；盒子裏盛的是人形的參，權當做死人。還有一塊斷碑，是他從當塗太白墓上取下來的。最引起人駭異的，是一個死人的骷髏頭，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的正中處。他把

骷髏頭洗得乾乾淨淨的，並且很細心的把落下的牙齒刊剔，再一顆顆的安在牙顎上。他時時對着骷髏端詳許久，對人說：「你看，這個死人，一定死得不久。他生時一定很美的，只有二十幾歲，你看，他的牙齒多麼白！」說時，他故意把牙齒的上下牀一開一合，小一點的女學生看着，會駭得叫起來。他又喜歡向人說他掘骷髏頭的經過：「是一個黑夜，雲遮着月亮，只透出一隙光線。星星閃耀在天空。我握着布袋走向野外的荒塚，在一隙的光下辨別骷髏頭。有人來了，我便拾起一根草來看，（說時他一脚跪在地上，一脚支了起來彷彿手裏有草的樣子，對草凝視。）人家以為我在採集植物標本，一定不會疑心的。你說這法子好不好？」他總好像能從骷髏頭裏發現什麼似的，

每每對着兩個圓的小空穴和一個尖的空穴發生無窮的興趣。他要指點給你看，在眼睛的左角上有一個白點，那是可以發光的；他若高興了，還可以把電燈擰熄了，請你靜靜的等着，證實他的話。你若在門隙看見他房裏墨墨黑的，一個黑影動也不動的坐在椅上，對着一個圓的東西，彷彿一個老和尚參禪，這又是他在那裏研究他自己的「白采哲學」了。

真的，我早已知道他將棄這塵世而去。他也很美，也只有二十幾歲，牙齒也很白，和他所珍藏的骷髏頭一樣。難道人間真有所謂 Prophecy 這件事麼？

## 朱 湘

朱湘投江自殺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晚上五點鐘，我在北新書局辦公完畢，正預備回家，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朱湘死了，快到南京路勝家縫紉公司來吧！」我便和我的妻子趕忙跑去；因為朱湘的夫人劉霓君女士是在這公司裏學習機器刺繡，預備將來好有一個出路，回湖南開湘繡公司，她與我的妻子也會過幾面的。

到了這公司的樓上，朱夫人正坐在椅子上痛哭，旁邊站了她的幾

個女同事或同是學習縫紉者在那裏勸她。她悽慘的哭着：「子沅，你好狠的心哪！子沅，你好狠的心哪！我們還有兩個孩子呀！」一盞燭光不大的電燈也好像甚爲淒涼，閃出幽暗的光。

她的同事對她說：「趙先生來了，你有什麼話對他說吧！真是怎麼辦呀？」

好久，朱夫人纔止住了哭，拿出一封信來給我們看，這信是吉和輪船的賬房寫來的，大意說：「本月四日有一客，買三等船票，從上海到南京。詎於次日（五日）晨六時投江。急放救生船撈救，已無蹤影。遺有皮箱一，夾袍一件。夾袍內藏有一信，方知死者名朱子沅，內有貴處地名，故特函來報。希於十三日持信往敵輪可也。」

接着，朱夫人便竭力抑止了悲痛，對我們說：

「子沉和我，在這一年以內，彼此奔走追尋，最近纔同住在北四川路儉德公寓。我以為從此可以愉快而且儉樸的過下去，誰知他竟棄我而去了！」

「我每天早晨六點鐘要坐電車到此地來趕早飯，學習縫紉；因為我覺得女子倚賴男子是羞恥的。我要分他一部分的勞力，不讓他獨自負起生活的重擔來。我愈是想到生活的艱，難便愈不能不努力奮鬥。爲了恐怕子沉寂寞，我特意回去與他一同用晚飯，自己燒來喫。我會經囑咐他：『我出去了，就回來的。你可到廣東店去喫魚生粥。』」

「我看他這樣冷的天，還穿夾袍子，心裏實在難過，所以我替他

趕做了兩件襯衫，還沒有釘上鈕釦，誰知他已死了！」說着她嗚咽起來：「他失業了一年半，我知道他處境爲難，時常從郵局裏寄棉袍子皮袍子給他，他拿到手就當了。現在他還要吸白金龍香煙，一天吸五十枝。我勸他節省一點，他就說不吸就做不出文章。不做文章還好，一做文章，人就更加糊塗了。因爲他是有腦充血病的。」

「平時我們相吵，這一次久別重逢，他待我特別的好。有一天晚上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流淚，我也陪着他流淚，我們擁抱着哭了一場。他嘆了一口氣說：『小沅我不該生下他來的，讓他在人世間受苦！』他又對我說：『唉，恐怕我要去在你的前面了！』當時我祇當他說的是神經錯亂的話。因爲他說到要死，也不祇一次了；可是失業

一年半以來，他並不曾死。

「有時他半夜裏醒來，忽的對我說：『你要替我撫養我們的小沅和小冬啊！』當時我不知這話有什麼深意，祇是這樣的回答他：『我們的生活都還成問題，怎能把小孩子從我母家帶到上海來呢！雖然我也很想念他們，也祇好讓他們住在湖南了！』」

「這一次，本月四號，他說要到南京去，說是不久就回來，三天以內就有信來。果然，今天輪船賬房的信是在三天以內來的。而以前我所聽不懂的話，現在一想，全部都明白了！我愈想，心裏愈痛！唉，他早有自殺的心了！趙先生，趙師母，尸首找不找得到了呢！」說時她又哭了。



我替她翻一陣吉和輪船的電話號碼，也不會找到。接着就是朱湘的寡嫂薛琪英女士（楊柳風的譯者）的慰問。

朱夫人又說起他最近的作品：「他不是有一篇說怕老婆從趙先生那裏拿回去了麼？他說這一篇文章怕要得罪人，他不願意登。」

我說：「這篇小品內容很簡單，大意祇是說女子倚賴男子，所以不應該男子怕老婆，而應該老婆怕男子，實是一篇泛論，並沒有特指何人，登出來決不會有什麼影響。但他一定要取回，我不便強留，祇得把這一千幾百字的稿子還他，還有一篇長詩收魂他也要取回，我因已經排好，不會給他。」

她說：「他取回這篇稿子，就用火燒了，歎息着說：『我不會說

話，寫文章，一開口就容易得罪人。」

我心裏想：「這大約是所謂『迫害狂』吧？他得罪人，雖是事實，正如施蟄存等之輓彭家煌，『生無媚骨』，倒不是爲了文章。」

接着朱夫人又說：「以前我們同住在寶山路附近，那時新婚不久，鄭振鐸光生時常幫我們的忙！現在我正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誰知他忽然自殺了！臨走的時候還從薛嫂嫂處借去二十塊錢呢！」

我們替她打了兩個電報並寫了兩封快信給她的家屬，便毫無辦法的告辭了。

第二天便是薛琪英女士的來訪，說起已經報告救生局，請他們留意遺骸，並且已經買定了永安公墓的墳地。

因爲急於寫這篇稿子趕入現代一月號，所以不及等到其他消息的到來，（如遺骸的下落，有無遺書等）便這樣急不擇言的匆匆寫了上面一段朱夫人的談話。現在且容我把我所知道的朱湘和我個人與他的交往略寫一點出來。

朱湘是安徽太湖人，卜居於湘，卽以湘爲名。他的妻子是江西人。他少年的事情，他自己寫過一篇我的新文學生活，在青年界五卷二號朱湘紀念號中發表。我祇知道他後來在清華大學讀過書。同學如羅念生、羅體嵐、柳無忌都和他很要好，他們的文藝作品很多發表在柳亞子所主編的文藝雜誌上，出了四期卽行停刊。

他的稿子最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詩如貓語、王嬌、還鄉

等，當時頗引起喜愛文學者的注意，此外他還譯了一些英國小說，後來集爲近代英國小說集，又譯有希臘悲劇數種，以應小說月報的希臘文學專號；這專號不曾出版，因之他的翻譯也不曾得着機會問世。中國文學研究上也有他的幾篇文章，其中王維一篇所論尤精。

他的第一詩集是夏天，在商務出版；第二詩集是草莽集，在開明書店出版。

我與朱湘相識，就在草莽集付排校的時候。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七年吧？他從北平到上海，正預備赴美國留學，趁便接洽草莽集的排法。他的設計很新奇，封面不寫字，祇有一個圖案，（呀，這圖案彷彿畫的是一個人在水裏游泳的樣子，難道又是預言麼？徐志摩自剖的

封面不是有許多人說是讖言麼？）祇許書背脊有字。每面上下都有圖案畫，必須直排加空嵌，新定出幾種雅潔的標點，必須這樣，不能更改；否則就不高興。他的這一點固執的脾氣，我們早就從與他相交最深的振鐸處聽到。像這樣不苟且的態度，忠心於藝術的熱誠，真是值得我們佩服。

夏天裏的詩我說一句老實話，不大受到感動。草莽集的原稿，我看了以後，真是高興極了！我覺得這樣清麗柔婉的詩，在現代的中國詩壇裏是很少有的。（我曾作有評論，收入現代文學雜論）因為欽佩，便想與他相識，因之決心到青年會去看他，途中遇見黎錦明，他也想去看他，我們倆就一同去。

我第二次去看朱湘，就拿荷花底稿給他看。他每一首都替我斟酌字句，這樣的熱心是我至今猶爲感激的。

這兩次他給我的印象仍是「不苟」二字。他說話很文靜，每每要略加思索方纔說出來。說話的聲音很低，舉動很緩慢，帶着十足的虔敬，我所遇見的熟人和相識者，很有幾個有這樣的態度。說實話，我有矛盾的心理，我不耐這種態度，喜歡隨隨便便毫無拘束的人；但是對於有這態度的人，又覺得特別發生一種敬畏的感覺。

當時他還有一本若木華集（譯詩集），大都譯自金庫，交給開明，後來開明不曾出版。

他到美國去後，時常來信，也常替我所主編的文學週報寫稿子。

他的信頗多讀書的感想，寫得很好，字跡又很端正清楚，簡直近於美術品。本刊所選錄的幾封信，大都就是他在那時所寫給我的。

大約是一九三〇年春天吧？他從美國回來了。我陪他同到海關，把他的一箱書取了回來，寄存在我家裏。他取出一部愛倫坡全集（十冊）贈給霞村，又取出一部世界小說選（十冊）贈給我。沒有幾天，他就到安慶安徽大學當外國文學系主任去了。

他的這一箱書，小說較多，史蒂文生和司各德都有全集，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書較少。法文書也有一小部分。後來我替他分了許多小包寄還給他。其中有一本十日談，他用力最勤，全部加有註釋，與我國的今古奇觀互相比勘。

一九三一年暑假，他到上海來過一次，約我到安大去教書，我因北新方面的堅留，向他辭謝了。但我很感激他的盛意。

一九三二年五月，暑假未到，他又到上海來，約我和戴望舒到安大去教書，此外還約有方光燾等。但校方祇要他一個人繼續教書，不要另聘多人。不知是否爲了這個原因他就不在安大教書了。當時我和望舒曾苦勸他，不要爲我們的事不去教書，以致增加我們的內疚。他答應了我們，果然又到安大去，但他祇是去索欠薪，並不上課。我想此外總還有別的原因。據他對我說，校方任意替他改去了一個字，大約是「英文文學系」替他改了「英文學系」吧？因此他就拂然而去。他很對他不起，很類似的，他的一篇「說說話」我替他改成「說話」



他是親眼看見的。）

此後他就失業，沒有找到職業，並且有不當教員的表示。好像柳無忌也請他到南開大學去過，可是他不同意，甯可再過漂泊的生活。

以前我說他的詩像王維；從此以後，這一年半，他的生活竟像杜甫。他自己在我的新文學生活裏談起，倘若他有錢買書的話，首先一定要把各種版本的杜甫詩集買來。最近我正在讀美國小姐 Florence Ayscough 的杜甫一個中國詩人的傳記 (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每一翻閱，就不由得想起朱湘來。他又自比爲「一個行乞的詩人」台微司 (W. H. Davis)，可見他的生活之潦倒了。

大約是今年的春天吧？他忽然跑到北新來找我。我一看，吃了一驚，他竟穿了一件破棉袍子，形容憔悴不堪。他附着我的耳朵說：「輪船上的茶房跟我來的，我還沒有買船票，行李還押在那裏呢！唉，這一次所受的侮辱，可謂至矣盡矣，我簡直不好意思寫成章。」（後來很隱約的寫了一篇徒步旅行者，還寫了一首詩，都在青年界上發表）我連忙替他付了錢。

第二天他又來看我，說是見不得人，要借五元去買一件稍新的棉袍子，然後再來與我暢談。

第三天，他果然換了一件新衣，並且拿了一篇文學閒談來。不久他到杭州又到北平。今年青年界每期所發表的許多詩文，幾乎都是他

在春夏之間寫成的。

而朱夫人偏偏不湊巧，到處尋找他，朱湘去了，她來了；她去了，朱湘來了。朱湘到青島；她趕到青島，朱湘又到北平去了；她趕到北平，朱湘又到杭州去了……總之，好像走馬燈似的，彼此不碰頭，據那晚朱夫人說，她結婚時的金項鍊，當了三百元，就在追逐的期間用掉了。

就是他們倆在安大，生活也不怎麼優裕，因為安大時常欠薪。他們在安慶所生的一個幼子，不到一歲，因為沒有奶喫哭了七天七夜，活活的餓死。這使我們想起杜甫的奉先詠懷：「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夏秋間，安大寄了兩次欠薪給朱湘，都是由我轉的，一次九十元，一次一百九十元，一共大約有二百幾十塊錢，他的經濟稍覺寬舒。

在上海時，我介紹他投稿給自由談、讀書雜誌、新中華等，大都須刊出付稿費，遠水不救近火。並且他不大願意找人，拿稿費又不願意拿稿費單去取，必須編者當面交錢給他。這樣，他的生活就更加爲難。即使一切沒有困難，靠這一點小稿費維持生活，終究是不容易的。

上月我替他介紹給現代作稿，說明稿到付款。每期登詩論一篇，英國小說一篇，杜衡兄已經答應，杜衡兄還親自找過朱湘一次。

他的第三詩集石門集好像拿到商務去過。

我所認識的朱湘是一個性情孤高的詩人，一個純粹的詩人，他「生無媚骨」，不能容於斯世。他奔赴清流，他投江自殺……

## 冰 心

「冰心要從北平到上海來了；稍住幾日，就要到歐洲去遊覽。」

我聽了這消息以後很是高興，因為我可以有機會對於這位著名的女作家作一個初次的會晤了。這一天是民國廿五年八月二十日，我和漱六姊到北車站去迎接她。恰好這時月臺上也站了兩個待車者，一個下巴

略方面眼神沈着，一個面紅潤而常帶笑容；一個不怎麼矮，一個高大健壯。方下巴的那一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覺得似曾相識，好像是巴金；我想招呼他，又怕認錯了人。至於那一位高大健壯的北方風味的青年，可真的不認識了。

這時火車已到，高大的青年很敏捷地跑步過去，沿着每個窗口尋覓，車停以後，終於給他找到了。冰心和吳文藻早已站在窗口，見了那高大的青年便與他握手。冰心拿了一盒糖果交給那高大的青年，把他當作小弟弟看待。於是方下巴、漱六和我都迎了上去。冰心也認出漱六來，忙與她握手：「喔——李太太，小峯好麼？」接着，漱六又介紹了我。冰心便指着方下巴對我說：「這位是巴金，您認識麼？」

我說：「怪道有些像呢！我不敢喊，因為只見過兩三面，後來就好幾年不見。」巴金又向我介紹高個子，「這是靳以，你不認識麼？」我說：「的確不認識了，以前只在復旦見過一次面，好像沒有現在這樣壯健，以前我只留下瘦長的影子，原來現在發福了！」大家都笑了起來。鬧烘烘的，在擁擠的人羣中，巴金、靳以便替冰心夫婦僱汽車，預備送他們輛到新亞大酒店。他們四個上車以後，我與漱六便回來了。

剛剛回家，大公報記者楊紀就來訪問，說是要見冰心。我便與他驅車前去，車中我向他談起冰心，說到冰心論的封面是出於我的意匠，一枝鋼筆，從筆尖流出大海，海水裏有一個老母和幾個小孩的

頭，——這表示了冰心的作品中最愛寫的題材是海、母親和小孩。但因此人們便誤會冰心是一位閨閣小姐，不知民生疾苦；不知冰心最近的小說集冬兒姑娘裏有一篇分便是闡明貧富不應有階級的，冰心遊記有一段便是描寫礦工生活之苦的。文藝作家的思想也許各有不同，但都從偉大的人道主義出發，大約是比較一致的吧？

後來在旅社裏，宴席上，又見過冰心幾次，我那隨便和放肆的姿勢與表情，見了她便只得收斂，彷彿是面對着一尊莊嚴華貴的女神；請別見笑，以為這是我阿諛之辭，當時我的確是這樣的自慚形穢。自然，她的女學究和紳士氣，以及她「冰心」的題名，最重要的是她作品中所表的風格是使我敬佩的原因——這些，無一不顯示她是一朵



纖塵不染的芙蓉。

## 汪靜之

汪靜之的蕙風是五四運動後最早出版的幾部新詩集中的一部，與牠差不多同時的是胡適的嘗試集、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兒。因此我很早就記住了「汪靜之」這名字。後來因為這詩集裏的詩大半是大胆的戀愛甚至性的描寫，引起東南大學派的不滿，於是胡先驕等就著論搏擊，胡適、周作人等都幫着汪靜之痛斥「胡先驕。」這有名的論戰更確定了「詩人汪靜之」的地位，而「放情地唱呵」「我一

步一回頭地讓我的意中人」等名句更是風行一時，衆口流傳殆遍。

民十六我住在被稱爲拉丁區的天通庵路，該路距商務、開明極近，附近住了很多的文人，靜之也住那兒，因友人的介紹，我去訪問他。見面之下，稱奇不置，原來他的皮色、面龐、身材竟和我無一不像。自然，這只是大概如此；要說是真像，那末他該像平心。立達同事說我像朱自清，惜未見過，不知究竟如何。記得當時靜之住在樓下，客室間，因是暫寓，所以一切都極簡單，只是一牀一桌數凳，破書兩籬架而已。他正在寫李杜研究和詩歌原理，整理第二詩集寂寞的國，他寫字愛用毛筆，雖是行書，却幾乎近於正楷，方形圓角，有豐腴之感，頗似葉聖陶，其心之細亦似之。

十餘年來，他一直教國文，例如上海浦東中學，廈門集美師範、暨南附中等校，並且一定與章鐵民做老搭檔，有時還加上一個魯彥。前年他還從廣東寫信給我，說他在中央軍事政治分校教國文。廣東淪陷以後，就不曾得着他的消息。但他的新著愛國詩選却成了我最近的愛讀書之一，每當翻閱這書的時候，總使我想起這孜孜不倦勤懇努力的國文教學者。

## 穆 木 天

我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偶然看見一本同學錄，就在畢業的老

大哥中看見一種「木天」這三個字，因此想起創造季刊上的叢書預告，也有穆木天的王爾德童話；當時我曾熱中於文藝的童話，安徒生、孟代之類都成了我的癖好，況且又恰巧買到一本近代叢書本的王爾德童話的原文，因此「穆木天」這三個字便被我牢牢地記住了。

後來木天又刊出了他的詩集旅心。

再後來我纔與木天在復旦大學的樓上相見；當時他講詩歌原理，我講中國文學史。他像我一樣的胖，也像我一樣的矮，也像我一樣的戴眼鏡，面部似乎比我更胖一點，也比我更有趣，剃一個和尚頭，說話時因為口吃的緣故，一個勁兒眨着眼睛，就更顯得他誠實而易於親近。當時復旦有南開同學會，小說家靳以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們要我

替他們的會刊寫一點，我就把我們的穆大哥記在裏面。

現在木天也許到我們的家鄉四川去了吧？我買到他的三本小書，都是大鼓的創作；覺得寫得很夠味。東北的奉天大鼓本是大鼓的一支，而木天又正是東北人，本地風光，當然能夠寫得有聲有色了。不過也正因為是東北人之故，「翁」「因」「恩」等韻每每混用不分；比方說，「刮大風」每每說作「刮大分」。

幾年不見，這位童話和大鼓的同嗜者、眨眼睛的通俗詩人、我們的同學老大哥，頗使我懷念。他因剃光頭之故，嘗自稱為和尚，不知穆和尚現在又向何處掛單去了？

## 王獨清

詩人王獨清在今年（民廿九）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七時半逝世了！

第二天在申報本埠新聞末幅的角落裏刊載了六行這樣的消息。他竟這樣悄悄地終結了他的一生；因此我想到我自己倘若也死了的話，恐怕連這六行的地位也佔不到吧？我這末說顯然我是好名。當我編文學週報的時候，錢君匄畫封面，有意揶揄地在封面的目次上寫上「趙景深論」四個字，我不以為忤；他正道着了我的心情。不過，要人紀念須要自己有值得紀念之處，須要會對社會有過影響或利益，我有什麼值

得稱讚的呢！想到此處，不禁愀然！除了怪自己太不長進以外，別無話說。

我與王獨清只有一面之緣，就是我在江灣立達學園教書的時候，他來校演講，我也去聽講的；講畢，白采和我送他上火車，匆匆說了幾句話，如此而已。此後就一直沒有機會晤面。當時記得他是一個很壯健的胖子，活像巴爾紮克。

第一次使我知道王獨清的，是他的第一詩集聖母像前，開式別致，比二十五開大二分之一，是方形的，其中有一首詩就是他有名的哀羅馬。拜倫「哀希臘」，他就哀羅馬；據說他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時，總是開口拜倫，閉口浪漫派，一時傳為美談。因為他是陝西人；

所以用韻翁恩不分，東讀作敦，風讀作分，東風就是敦分，我曾在一般的補白上寫過一段短評。

後來王氏接連在創造社出版了好幾本詩集，其中附有插圖多幅的威尼市最爲我所喜愛；他寫這水國風光，的確很是美麗。至於他的歷史劇貂蟬、楊貴妃之死以及自傳長安城中的少年等，我還沒有機會閱讀。昨天聽白曙說起，他對友情甚重，雷石榆只對他的零亂章寫了一短段批評，他就認爲知己，在自己困難的境地中分出一點錢來送給石榆，這倒確是古道可風的。此外他與李季合編的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十五冊，至今還給了我很多的方便。



## 白曙

因了振鐸的介紹，我認識了詩人白曙。他第一次見我，是爲了向我借閱內地所出版的文藝刊物，以爲編輯文藝年鑑一類書之用。

於是，一個壯健結實的身體豎在我的面前，面貌上流露出英俊的氣概——這是一位南海詩人。如東平，如林林，永遠是我所愛慕的身體和面貌，以及那不可見的發揚的精神，像一朵花的絢爛開放，像一塊火的熾熱燃燒，像新中國未來的希望。

從此以後，白曙便常來看我，每隔一月半月，總帶給我廣東式的

不純熟的國語；然而，這裏面有溫煦的情感。還有一次，一位女朋友與他同來。也許是他的愛人吧；不，我該說是他的同志，一望就知道是一個具有堅定意志的人；樸素，不欣慕一切的浮華。我祝白曙生活的美滿。

白曙與小說家張天翼很是熟稔，他常向我稱道天翼，尤其天翼的華威先生，這篇有目共賞的小說，常在他的嘴邊提起。他說這篇小說頗有莫泊桑風。天翼常勸他讀莫泊桑的小說，他就向我尋覓李青崖的譯本來看；天翼又勸他讀我所譯的柴霍甫，他也都看過了，他所最喜歡的是其中的一篇孩子捉強盜的故事，他很受這故事的感動。

最近白曙和朋友們出版了一本松濤集，第一分就是白曙的具有時

代感的詩。這類的詩每易陷於公式化或是宣傳色彩，但白曙的作品却不是口號，而是真正的文藝的作品。其寫景的美麗，有如蘇聯的葉賽甯；其感情激昂，有如美國的惠特曼，我讀過以後，爲之感奮，也爲之陶醉，似嗅到了田園裏「仲夏夜藍鋼似的高粱」的氣息。

## 宋春舫

宋春舫先生逝世已經四年了。劇場藝術擬出宋春舫紀念號，要我寫一篇文章，因此我特地去訪問他的哲嗣宋寄。房屋佔地很大，門口的大鐵門和側門，幾乎有公共遊藝場所那樣的氣派。進門就是一大片

草地，約走數十步纔看見兩座洋房，我由僕人領導到右面的一座，走進一個客廳，大約這就是宋舫生前會客的地方了。在客廳外可以看見幾株松柏，總之，是個幽靜的環境。這表明了舫生活的優裕，因此他不必爲稿費而寫作；必待確有所見非吐不快的時候，他纔寫了出來。也因此他的文章不必瀨祭，不必硬湊字數，就連論劇文字也有他的幽默作風，像創作一般的使人愛讀。

一進客廳，我就看見壁上掛着一張舫的遺像，戴着眼鏡，比我所看見的生前本人要豐滿一些，並不見怎樣「清癯」或「顴骨突出」。像前供着香花，還放着紅木的矮凳，大約是他的後裔追念時用的。旁邊有一幅歐陽予倩所寫的詩句。

宋寄抱了一大堆他父親的遺著出來，我們就開始談話。但我所得甚少，大約是我不善於發問之故。我談起他父親的藏書，他說他父親搜羅最勤收穫最豐的是西洋劇本寫作方法一類的書，我把遺著翻了一下，去其重複，借了十本回來，匆匆就讀了幾天，就寫了一篇宋春舫論交給劇場藝術。

春舫有個怪癖，寫作的文字中，凡主詞我字都作吾字，友人萬曼也喜歡這樣，大約這是由於論語上主詞多用吾，賓詞多用我之故，高本漢也發現這一點，但據我們所知，例外也不少。又，豈字他都寫作詎字，廣韻云：「詎，豈也。」當然他不能算錯；但，不用普通的，却用文言的，也不能不算是好怪了。

## 顧 仲 彝

仲彝對於戲劇的創作和改譯，已經有了很豐富的收穫，不知道這種子在中學時代就已萌芽了。他在五四運動後就在學校裏編了許多亡國恨、新中國、革命潮這一類的愛國戲，他「扮演的總是女角，因為那時還沒有男女會演的風氣。」一直到現在，倘若你見過仲彝，就知道他性情的溫存，說起話來，總是那末輕聲輕氣，謙遜有禮的，無怪乎少年時代要演女角了。不過我自己是例外，我在高小雖也是演女角的，現在就誰也不相信，因為我的言談舉止，幾乎到了粗野的地步，

高興起來，也許會指手畫腳，誇張一點說，笑起來也許可以聲震屋瓦。

仲彝原名德隆，浙江嘉興人，民十三加入文學研究會，當時譯有高爾斯華綏的相鼠有皮，在商務出版。此後就在開明出華寇爾的梅蘿香，真美善出同胞姊妹，新月出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先後都曾在卡爾登、新中央、中央大會堂等處上演。戰後仲彝尤爲努力，以人之初一劇轟動全滬，接着就是高爾斯華綏的最先與最後，莫里哀的生財有道，席勒的戀愛與陰謀，並且開始寫創作，那就是有名的歷史劇梁紅玉。

我與仲彝雖已同事十年，但素少往還；在戰後我們纔常相來往

的。因爲他的太太張靜貞與我的內人希同是無錫競志的同學。因了這  
 兩重關係，再牽引到競志的別的同學如汪訓、侯肖梅、筱度等，這樣  
 就來往得更加熱鬧了。有一天我和希同去看仲彝靜貞夫婦。仲彝不在  
 家，希同與靜貞閒談，我就和仲彝的「五福臨門」（與肖梅一樣，都  
 生了五個孩子）玩耍，亂畫人物風景和動物給他們看，他們看得高興  
 得不得了，大點其戲，什麼「畫一隻貓」呀，「畫船上的人釣魚」  
 呀，一陣嚷叫，直到興盡爲止。後來我送了他們一部我自己譯的格林  
童話全集，他們也送了我一聽沙利文餅乾和一盒美麗的巧克力糖。我  
 每次吃着糖果餅乾，總想起這是幾個可愛的孩子送的，就覺得味兒格  
 外的甜蜜。以後在劇場裏遇到他們，他們也總依戀着我，表示出天真



的真情感；因爲我還曾變戲法（例如巡捕捉強盜、天眼通之類）給他們看過，我可真是上海屋簷下裏的「趙先生」了。他們五個中兩個大的像他們的爸爸一樣，也喜歡戲劇，會唱平劇，長女會和我合唱過武家坡。

去年陽曆年底，我舉行一個小小的除夕曲會，請仲彝夫婦和鄒紹裔，並請尤彩雲師擷笛。此外朱銘慶女士會唱崑曲，朱衣會唱俞調彈詞開篇，且能自彈琵琶，都因事未到。這是愉快的一晚，仲彝唱了一段打鼓罵曹，蒼涼悲壯，得未曾有。紹裔唱寶劍記夜奔和長生殿彈詞，亦極激越淒楚，他的小朋友唱春香鬧學，甚爲可聽。我演了玉簪記琴挑的身段，又與漱六、慧英等合唱牡丹亭遊園。

陰曆年仲彝也邀約了幾個朋友，其中有說書小史的作者陳汝衡，還有會唱崑曲的季鍾梁，我因急於要看俞振飛的琴挑，藉爲他山之助，所以匆匆先退，連鍾梁曼妙的西廂記佳期也沒有聽到，頗引以爲憾。仲彝的平劇雖然錯過，但後來在上海劇藝社的同樂會裏聽到他那響遏行雲的烏盆記，卻補償了心願。

在有些人看來，這樣平凡的生活實不足記。但終日莫名其妙地忙碌的我，實在很少有這樣宴飲歌唱的機會，彷彿在沙漠中得到綠洲。因此也就絮絮不休，把牠當作了不起的大事了。

## 許幸之

幸之可說是個大孩子，總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替孩子們編劇，爲孩子們寫詩。例如他所寫的小漁夫，由陳翠棣主演，演到小漁夫爲國犧牲，蓋上一面青天白日旗的時候，全場觀衆肅立；這嚴肅的情景，是至今使我不忘的。戰前幸之寫過一本類乎「古廟鐘聲」這樣名字的兒童劇，可惜不曾演出。我歌唱這詩刊上幸之也寫過一首兒童詩路燈台，寫得很是動人。就連阿Q正傳那樣的戲，幸之也在開始來一段木偶戲，這正是孩子們所喜歡看的。幸之真是孩子們的天使呵！

阿英所編的桃花源有一個孩子，表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意思，也就是新的世代的萌芽；那末，導演自然非請幸之不可了。這孩子由許璧主演，大約是幸之拉來的，因為幸之的「古廟鐘聲」早就想請她來演了。

我也認識許璧，她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會跳踢踏舞。演桃花源時，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口吹短笛，尤為可愛。她看到桃林被強盜砍去，忽然出了新的芽，她感到新的希望了，一跳一躍的，從橋上跑下來，一面跑，一面曬：「新的芽，新的芽！」觀衆都感動了，個個顯出愉快的面色，對着那新中國憧憬着。

## 于伶

最早使我認識于伶這劇作家的，是一張小型報上載着于伶的獨幕街頭劇：在這以前，他已經寫過夜光杯，直到現在，我還不曾看過此劇的演出，甚爲渴望。

三年前，又接連看了于伶的女子公寓和花濺淚，這時正是上海新劇本最少出現的時候，加以這兩個劇本人物都很多，以小說來比譬，近乎儒林外史或老殘遊記，寫的是複雜的社會相，大部分又都是上海日常所聽見看見的事情，更重要的，每每在劇將終時，來一個精警的

結尾，如女子公寓中最後是沙霞的出走，離開這黑暗齷齪的環境，到渺遠的光明之路去；花濺淚的結尾則是雄壯的歌唱，因此這兩個劇本受到觀衆熱烈的歡迎，並且都改編了電影。

有人以爲這樣的結構是散漫的，我替于伶辯解說：劇本可分爲向心力和離心力兩種，前者一切都趨向於一點，結構是緊湊的；後者從一點出發，散向各處，其範圍是廣闊的；前者宜於寫單純的事件，如哥郭里的巡按和結婚，後者宜於寫人生的各方面，如柴霍甫和阿史特洛夫斯基的作品，真實的人生總是連枝帶葉的，決不像人爲的結構那樣刪枝去葉只剩下花朵。二者當各得其用，我們不必爲之軒輊。

這以後，于伶又獻出他的情海疑雲和女兒國。情海疑雲沒有多大

意思，女兒國妙在似可解似不可解，象徵劇的創作我國還不多，這作品的出現是可貴的，作風頗近捷克凱沛克的長生訣。還有夜上海，我覺得他像劇中老人所讀的杜甫的詩似的。杜甫是詩史，他這劇本可說是近兩年來的上海詩史了。

我與于伶交往頗稀，因此對於他的私生活無可敘述。只記得他是清癯的面龐，顴骨突出，極度近視，倘若替他畫一張漫畫，當與藝壇怪傑沈西苓不能分辯。他爲人很誠懇、謙抑，酒量似乎也很好，曾見他與劇人靜子等豪飲，談笑風生，一反平日敬謹足恭之態。最近聽說他喉間生瘤，割治將愈；我祝他早日出院，繼續爲中國話劇努力。

## 周 貽 白

您到過周貽白先生的書齋麼？您一進門，就會看見他的桌子上堆滿了書，橫七豎八的攤着；還有小紙條，碎紙片，上面寫着紫鉛筆的草字。他正穿着一件浴衣，赤腳拖着鞋皮，在桌前振筆疾書，寫他那三十萬言的中國戲劇史。兩三隻新生的小貓在他的參考書或稿紙上爬來爬去，有時還抓破了他的書，他也不大聲嗔喝，反而用手去撫摸牠們那柔軟的茸茸白毛，牠們也轉着碧綠的眼睛對他「彷彿若有情」地望着。您向他打一個招呼，他會請您坐在舒適的藤躺椅上，給您斟上



一杯清茶。您瞥眼望去，會看見東西兩壁的幾個籐書架。可別忽略了，這些書架與衆不同，每架是四格，您瞧瞧上下各兩格之間，有什麼花樣沒有？那不是三個鐵絆麼？好了，再望頂上和腳下看看，又有鐵絆。呵，對了，這是變戲法。打開來是書架，合攏來是書箱，頂上和腳下的鐵絆扣攏來，再加上鎖，就是箱子，搬場最便當；既無須臨時裝箱，又無須仔細整理，決不至於手忙腳亂。奧妙還有，頂上還有鐵絲，鐵絲上有銅圈，銅圈繫着窗簾——不，該說是「書架簾」吧？這樣書就不會燻黃了。您學了一個乖，他就對您微微一笑，又拿出他的藝術品來，給您鑑賞：一件是照相冊，上面整齊地貼着臉譜，（香煙牌子，一共是一百號，一張也不少。）下面都親自寫着說明，色彩異常調和

悅目。還有一件是幾本貼照簿，雖然用的是帳本甚至是計開，卻貼得極其整齊，上面有四川高腔的脚本，劉寶全和山藥旦的祕本大鼓以及抗金兵五彩輿之類。——我嘮嘮叨叨的說，您也許會覺得厭煩，「元」而言之，「首」而言之，這都可以看出他的細心。那末他的中國戲劇史還會有錯麼？當然是寫得好嘍。再說，他自己又是從小吹彈拉唱，無一不精；彈得一手好琵琶，還演過武生，幹過話劇；商務以前出的中國戲劇史略和中國劇場史還只是小試其技，現在他大顯身手了。已經唱了一大半，不久就要唱「團圓」，咱們等着瞧吧。

## 姚克

姚克一名莘農，戰前曾見過兩次，是在改良平劇的座談夜會上，一同列席的有歐陽予倩、周信芳、阿英等。此後就只知道在天下雜誌上常用英文介紹中國話劇界的現況，最近纔知道他還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爲英文，俄國藝術劇場就是根據他的本子改爲俄文上演雷雨的。

今年（一九四〇）秋，姚克在莫斯科參加戲劇節，並徧遊歐美回來，恰好他任教的大學與我相同，因此與我的關係也進了一層。幾個月來，差不多到處看見姚克關於戲劇的文章，例如唐弢所編的文藝界

把姚克的稿子列爲特稿，正言報創刊就連載姚克的旅美雜記，其中有一節就記的是南濱劇團，小劇場也刊載姚克的論文，劇場新聞且有姚克先生的訪問記。我向他借到兩本關於梅蘭芳的英文書，其中明代臉譜，最能吸引我的注意，雖亦齊如山所繪，却是彩色的，比中文本國劇的變遷的墨色圖要美麗得多。

少奶奶的扇子演過以後，姚克開了一個工作檢討會，請工作人員到他家裏去茶敘，我也去了。他的妻子是外國人，名陶麗絲。我從未留過學，一切禮貌都不懂，甚爲耽心。進門以後，就看見仲彝和十幾個男女同學雜坐其間，談笑不拘，方纔放了一點心，忙與姚克握手，向諸同學打招呼，姚克知道我關心中國文藝介紹到英美的情形，特地遞

續我一本中國的竹，是一位外國人在河南所得的十二月竹圖，乃乾隆年間陳雨人所繪。用珂羅版精印，大部分另印放大的半截圖。所繪各種竹的風姿極美；例如筍的初生，風雨中的竹，月光中的竹等等，各盡其致。

卷首並有論文中國文學與竹，歷引散文與王維、蘇軾王安石諸家詩。在一個溫暖的小房間裏，有時望望點了許多蠟燭的聖誕樹和無拘束的天真男女同學們，有時翻翻竹冊，其味彌永。

陶麗絲進來，隨着一個侍者，端進咖啡和西點。她問我要茶還是要咖啡，我只能簡單地回答「咖啡」兩字，她又走到朱良玉面前，與她絮絮地談到服裝，又學着女同學們提跳舞衣的樣子，說是好像提褲

子，引得大家都笑了。

後來便互相批評少奶奶的扇子各演員的演技，並且說起因為多數觀衆要求，陰曆新年初十以內要重演三天，盡歡而散。我和仲彝回來，走下樓梯，陶麗絲恰從亭子間裏走出樓梯過道，便向我們告別，請晚安，仲彝上去與她握手，我也遙遠地生硬地道了晚安，還照仲彝的樣，說了一句「多謝！」心裏想，總算沒有鬧笑話。

## 石 靈

我在六七年前就認識石靈了。那時我在編輯一種刊物，石靈投來

一篇小說是寫農民生活的，寫得很深刻，嚴肅而且淒苦。

去年石靈在文藝寫作方面曾加努力，一方面用筆名寫通俗小說，刊登譯報，一方面大量地閱覽通俗文學作品和理論。

但是他最努力的却是戲劇。他創作了獨幕劇我們放開恩怨，他編成了第一年的戲劇部份，他翻譯了易卜生的鮑志遠在文藝新潮上發表，最近又有五幕劇桃花夢在辣斐劇場上演。此劇原名當他們夢醒的時候，（這題目使人聯想到易卜生的當死人復活的時候）劇本由世界書局出版。

今天我在大街上看見石靈，他問起我對於桃花夢的意見。

「雷雨型的戲劇，在陳西禾的沉淵以後，又有你這一種了。」我

說。

「不，我的主要目的不在家庭方面，而是在於牠的背景。就是說二十年前的青島。也就是說，誰造成這種罪惡的。」他說。

「對了，」我說：「你的含義很微妙，大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你也只能這樣寫了。我常想到俄國陀羅雪微支的東方寓言集。大約現在的上海文藝也許要漸漸地走向寓言的路上去了吧？你的獨幕劇就是與你的近作手法不同的。」

我們會心地微笑，握手分別，我遙望着一個頎長而堅實的身軀在鬧市中消失。



## 左明

在一個宴會上看見了瘦長的左明，使我回想到南國社時代名優之死裏的丑角；他那「馬後馬後」的術語，至今猶在我的耳際旋繞。

壽昌兄總把左明派作丑角，而左明也以丑角自安；記得他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明丑角的偉大。是的，蕭伯納不是被稱爲文壇的小丑麼？專爲勞苦大眾寫生的，寂寞的人卓別麟不也是被稱爲丑角的麼？

現在左明在天一影片公司，又將導演丑角的電影奇俠王先生了。

據說王先生因爲看了武俠小說，也想做一個俠客，聯絡弱者來抵抗強

者。這是頗有意義的。西班牙西萬提司的偉著吉訶德先生不也是描寫一個武俠小說迷的武士麼？

但是，西萬提司終於被誤解，億萬的讀者看過吉訶德先生或魔俠傳以後，都發出狂大的笑聲，有多少人能像屠格涅甫似的寫出一篇輝煌的論文哈孟雷特與吉訶德先生的呢？有多少人能夠對於吉訶德先生不加以嘲笑而予以一種悲憫和同情的呢？夏禮賓所演的這部偉大的小說所改編的電影，他所得到的，恐怕也只是一片狂笑聲吧？

左明在將演奇俠王先生以前，恐怕他自己也將受到西萬提司所曾受過的遭遇，要我寫幾句話送給他登在特刊上。我要告訴他說：現在的觀衆有一部分已經進步了，他們必能了解你。讓一般喜歡笑樂的

人，只欣賞你們的小技巧吧，讓識者來做你的密切的知己吧！陀羅維支的東方寓言集借東方而喻俄國，顯出幽默與諷刺的方便，被人們稱爲丑角的電影，恐怕是很容易含有一點有意義的東西的吧？

## 豐子愷

好幾年不曾看見子愷了，偶然看見人間世和良友上的他的照片，不禁爲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長的鬍子，像一個莊嚴而又和藹的釋家。

記得我與他相識，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時我在充滿了藝術空氣的立達學園裏教書，他就是這個學園的創辦人。當時的同事，如朱光

潛、白采、方光燾、夏丏尊、劉薰宇……都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不過當時我與白采往還最多，子愷和別的同事們，都很少拜訪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纔爲了我自己的中國文學小史、童話概要和童話論集請他畫封面，專誠去拜訪了他幾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歡田園和小孩的，便買了一本描寫田園和小孩最多而作風也最平和的米勒（Millet）的畫集送他，還送了一盒巧格力糖給他的孩子們；這盒糖也經過我的選擇，挑了一盒玻璃紙映着一個美麗女孩的肖像的。當時我與他談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能省憶；但知他的態度瀟灑，好像隨意舒展的秋雲。

後來有一次，子愷到開明書店去玩，使我很詫異的。竟完全變過一個子愷了。他坐在籐椅上，腰身筆一樣的直，不像以前那樣的銜着紙煙隨意斜坐；兩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樣的用手指拍着椅子如拍音樂的節奏；眼睛則俯下眼皮，彷彿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樣用含情的眸子望着來客；說起話來，也有問必答，不問不答，答時聲音極低，不像以前聲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聽巧尊說：「這一晌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愷的說法，以上的敘列就是我與他的「緣」。

李叔同是豐子愷的老師，無論在藝術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響他最深的人。他的緣和佛法因緣都是專寫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

師範學校教過他的木炭畫，後來出家；子愷曾特地替他繪過護生畫集。兩個「？」更明白的承認他「被牠們引誘入佛教中。」我們一聽說佛教或基督教，就會聯想到迷信上去；其實，倘若除去了那些不科學的成分，這對於人世間的悲憫，恐怕是任何社會主義者思想的發動力 and 種子吧？

## 鍾 敬 文

敬文與我有同樣的嗜好，喜歡研討中國的民間故事，我們第一次的通信，也是這樣開始的。他在北平的京報副刊上談到我所作的徐文

長故事與西洋傳說，我便公開的覆了他一封信。後來我到敬文的故鄉海豐去教書，因黎錦明的介紹，我纔與敬文作私人的通信。再以後我回到上海，他在廣州中山大學編民俗週刊，我在上海編文學週報，彼此互相函索稿件，信也就通得愈多了。——這些都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這五年間的事。

直到一九三〇年，敬文預備到杭州去教書，路過上海，我纔與他第一次見面。他似乎喜歡修飾，頭髮總是梳得很光的，愛做出漂亮的舉止，嘴略帶點尖，說話很文雅，低而略柔，這幾點似乎都像孫席珍。但面貌與席珍並不一樣，是一個飽滿的圓臉。身材很長。或許他還帶一點女性的羞澀吧。他的字寫得很小，也纖細得有如作簪花格的

衛夫人。

他送我一隻福建的小漆盒，上面漆有人和山水的圖案，這漆盒我至今還保存着，每一動用，就想起我們的小品文作家。

他在杭州民衆教育實驗學校時代所作的幾篇民間故事的論文，用去了很多的力量，得到很好的成績。例如田螺精故事、天鵝處女故事以及洪水傳說的處理，都參考了很多的書。有一年秋天，我到西湖去玩，與他一同在陰暗的街燈下走着，穿過冷落的店鋪門面前，我低聲的讚美他所做的工作。我說：

「敬文，你的民間故事論文寫得真不錯。你是橫的寫法，我是縱的寫法。我只能以一本書爲單位來寫文章，毫無系統，而你却能以一



個故事爲單位，旁搜博探的去引證。」

「那裏！你太客氣了！說實話，我們這一路走的人也太多了。我只感到寂寞。要不是你點燃起我的火來，我怎樣繼續寫下去呢！我希望你時常給我鼓勵。」他似乎面上起了紅暈。

說也慚愧，此後他竟拋撇了浙江大學的課務到日本專研中日民間故事的比較，並且在國內的藝風上編輯民俗的專欄，而我在這方面却已擱筆數年了；即使偶然寫一點這方面的論文，似乎更偏向於中國文學史的課題。

爲了民間故事研究的受人漠視，所以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世人並不很知道。他的歌謠研究，倒還稍有些人注意；但他這方面的功績並

不大。倒是他的小品文，近來逐漸的被選家承認了。阿英編現代十六家小品，選擇極嚴，他也被列了進去；郁達夫選散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也收了他不少的作品。他的荔枝小品、西湖漫拾以及湖上散記我都讀過，後二種都寫的湖上風光，最後一種還有好多篇提到他與秋子女士的戀愛生活。我曾見過秋子兩次，活潑而且大方，從此敬文大可把他的驚君忘掉，填補這戀愛的創傷了。

他的小品寫得很精細，用力甚多。除了小品以外，他還寫詩，海濱的二月是他的詩集的名字。

## 曹聚仁

四年前，有這末一天，快到中午，朱雯突然跑到我家裏來，說是要我立刻到松江去，爲魯迅追悼會演說，並且說起還請了曹聚仁。我說：「我對於魯迅的認識太少了！」他說：「不要緊，隨便說一點好了。」我說：「我還沒有吃飯呢！」他說：「我們現在就去隨便吃一點。」於是，像「綁票」似的，我被架着到火車站旁的小西餐館匆匆的吃了一頓飯，就同坐公共汽車到長途汽車站。剛一下車，就看見候車室中一個矮而壯健的人正在低頭看一本線裝書，原來聚仁已經先到

了。他見了我們，迎了上來。

我問：「你看什麼書？」他把封面翻給我看，原來是一冊雷峯寶卷。我說：「你今天要談魯迅的論雷峯塔之倒掉麼？」他說：「隨便看看！我以為這塔就是舊禮教的象徵，牠禁錮了女性不得自由。一所女學校請我演講，我想把這意思向她們談談。」我覺得這就是牠勝過我的地方；我只能看出故事的演化變遷，在彈詞考證裏寫一篇白蛇傳考；爲書而書，對於現社會毫不發生影響，他却能從故事裏看出道理來，給故事一個新的解釋，向舊禮教來一個抨擊。

上車以後，聚仁遞了幾隻「話梅」給我，說是很好吃，味兒比陳皮梅好，我的確還不曾吃過這樣的食品，嘗試一下，果然不錯。我

說：「這是誰介紹給你的呢？」他笑而不言。但車子經過黃家花園的時候，他却娓娓的向我說起，他曾和他的愛人時常在那兒散步。他的愛人我雖不會見過，但後來看到她寫的一篇小說，取材恰與我的大鼓相同，細膩緊張，却遠勝於我，因此我相信這是理想的、同志的戀愛。

車中我問起他那有名的藍布長衫的故事，相傳是如此的：聚仁站在復旦或大夏門口，有人拿片子遞給他，說是要看某人，把他當作茶房了。這逸話流傳甚廣，各報競載，總之穿藍布長衫是事實。他更正道：「事實是這樣的：我在中國公學教書，考試的時候，我到堂上，有一位同學從來不上課，不認識我，當我是茶房，向我說：你去替我

拿一本考卷來。」

到了魯迅追悼會會場以後，我着了慌，因為我是被拉夫的，根本不會預備。本來以為聽講的都是學生，我想講中國小說史家之魯迅，搬運一點古董，一看觀衆；却是士農工商兵，各色俱全，尤其是黃衣黃帽黃裹腿的兵。聚仁講得很好，不僅僅在文藝的小圈裏打轉，說到社會，說到魯迅最後的文藝論戰。一臨到我，可就糟了，儘搬出一些書名、篇名來，使得聽衆不能感到興趣；我親自看見最後一排有幾個兵士聽得不耐煩起來，「抽了籤」。因此，我感到純學術的研究是只能講給少數人聽的。大多數人所需要的，却是大衆切身的問題的探索。我感到我自己學識的狹隘，我該向聚仁學習。

會場中遇見松江人的趙家璧和施蛰存以及偶寓在松江的戴望舒，還有翻譯英國羅蘭斯 (D. H. Lawrence) 小說的唐錫如。因為聚仁和我難得到松江來，朱雯便邀約諸文友聚餐，以便暢談。但聚仁說是看看朋友再來，一去不返，竟悄悄地回滬了。而我呢，却老老實實地叨了朱雯一頓，甚至連回去的火車票也是朱雯買的，他一直送我到上海爲止。聚仁不肯叨擾別人，他自己却極好客，爲了辦濤聲、芒種以及星洲日報的文藝版，他都邀過我，我也總是去「白吃」的。

此次聚首以後不久，八一三戰事起來了。聚仁居然做了戎馬書生，大晚報按日登他的軍中日記。到現在爲止，我祇止見過他一次，那就是在一所小學裏，一個晚間，他向文化人報告我軍的戰況，他以

短袖短褲的軍服的姿態出現，我想這新的環境、新的生活一定使他感受到莫大的興趣。

後來我軍在上海撤退，他就隨軍入浙過閩，去年還得到他一封

信，說是：「別後經年，每用懷想。弟飄流南北，無有定所。今後生涯，依然故我；海上故交，一時難與晤致，悵何如之！」是的，「飄浮南北，無有定所」，現在，他又不知「飄浮」到那兒去了，「每用懷想」，兩地正復相同呢！

## 易君左



易君左名家鉞，是名詩人易實甫（與樊樊山齊名）的文郎，猶之俞平伯是俞曲園的文孫，都是家學淵源的。最初易家鉞與羅敦偉齊名，同時替泰東圖書局編輯一種婦女問題的刊物。

我認識敦偉較早，因為他家和我家都是書畫家道州何紹基的親戚，敦偉夫人兒時甚矮，小名秤佗，同住安徽蕪湖井兒巷時，因年齡相仿，常在一處嬉戲，雖然她的輩分比我要大。有時我也爬到一位老太太的桌前，看她戴着老花眼睛在湖簾外綠樹影斑駁的掩映下畫着山水。此位老太太就是何九姑，也就是何紹基的妹妹，我與芝結婚時，她還來吃過喜酒的，（芝早在十一年前去世了！）我在長沙嶽雲中學教書時，敦偉適辦平民大學，請魯彥、章鐵民駐校授課，並約我

任文學概論；因此也就時常有了來往。

至於與家鉞相識，却很冒昧。（我認識朋友每每是冒昧的）那時從長沙到上海來，住在一個湖南人所辦的客棧裏，看見水牌上掛有家鉞的名字，便去找他談天了。他說起昨晚看新舞台演狸貓換太子，宋朝的戲裏居然有唐朝的唯美詩人李義山，說過以後，哈哈大笑不已。

家鉞的創作，我只記得兩本遊記，一本是較早出版的西子湖邊，還有一本是引起軒然大波的閒話揚州。但他至今還被我時常翻閱的著作却是他那燦爛奪目的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和用兩種手法寫出來的兩本少年讀物文天祥。

## 陸侃如馮沅君夫婦

陸侃如和馮沅君的結合，是使我羨慕的；猶之我羨慕最近結婚的姜亮夫和陶秋英一樣。大約這就是陳望道所說的「同志愛」吧？我的創作小說集爲了愛裏的一篇蒼蠅也表示了這樣的意思：「法國浪漫詩人繆塞不是和女小說家喬治桑戀愛麼？英國白朗寧夫婦不都是會做詩的麼？我國趙明誠和李清照不都是會做詞的麼？」我祝福他們倆永遠相愛！

他們倆的中國詩史以及以前陸侃如的屈原、宋玉都是我所愛好

的。最近他們倆的研究趨向於戲劇，更使我感到了兩個寂寞旅途的同行路人。他們倆的南戲拾遺、古劇六考都相繼發表了。沅君的宋元戲曲史疏證大約不久也快問世了吧？

爲了同聲相應的緣故，我對於他們倆發生了比以前更進一步的欽佩和感情，雖然這在他們倆是不會知道的。我有一種癖性，常喜歡朋友所喜歡的，自然這也以自己範圍以內的爲限。雖然仍舊是自己的癖性，沒有朋友，或許會遭擱置；朋友也喜歡，我便感到興趣盎然了。比方說，友人調孚喜歡彈詞，我也跟着熱了一陣；現在他冷了，我也跟着冷了！又如，戲劇的研究我本想暫置高閣，貽白一寫戲劇史，我也跟着弄起「腔調考原」來了！並且，因爲對於一個研究者感到興趣，便連

類及於這作者的其他作品，也想一看，就在這樣的情調之下，我用去了兩三個清晨和黃昏，看完了沉君的三本創作——卷施、劫灰和春痕。

卷施中的隔絕和隔絕之後自是成名的處女作。劫灰中最給我深刻印象的是作為篇名的劫灰，寫婦女們避土匪，躲在濕田裏，這情景至今猶如目覩。此外潛悼絃小叔愛嫂嫂，描寫心理入微，也寫得很好。春痕是沉君給侃如的情書，這使我想起我編文學週報時，與侃如的會面。

侃如帶着典型的江南公子的姿態，瘦瘦的個子，瘦瘦的臉龐，卻又不是露出顴骨的，特別高的皮衣領，再加上華服和走路的瀟灑，真有點翩翩然了。他把小梅尺牘，署上筆名小梅，給我在文學週報上發表，這是可以與春痕合看的。我在此記下一筆，以免他日後人再替喜

歡考證的侃如來作考證。侃如曾與沉君來看過我一次，惜我外出，未曾得見，至今猶引以為憾。聽說現在他們倆都到雲南去了，我就以這篇小文，遙致我的思念吧。

## 盧 前

盧前齋並沒有這麼一個齋名，只是盧前的書齋之意。盧前字冀野，因慕盧疏齋以散曲名，和他又是同姓，所以自號小疏。但我因為要寫他的書齋，便縮去「的書」二字，一來表示「的書」已被我偷去，二來這齋名頗為渾成，大可追蹤元代曲家。比方說，曲家之以齋名

者，頗爲不少，酸甜樂府的作者貫酸齋和徐甜齋已經是兩個齋，再加上盧疏齋，這是當然，還有劉逋齋、鍾醜齋、楊澹齋、楊立齋、吳克齋……一大套的齋，莫不大名鼎鼎，而盧公有志邁而前之，號爲盧前齋，實甚得當。故謂之爲盧前的書齋固可，謂盧前齋爲人的代名，亦無不可。

冀野近任教暨南大學。我偶然買到他的明清戲曲史，並且特地去把他的中國戲劇概論從世界書局買了來，看見二書中有好多書目，是我所不曾看到的。我所有的關於戲劇和散曲這兩方面的書都只是通行本，因爲編中國文學史，正編到元朝，渴欲一讀冀野所有的書。好在我與他有一面之緣，以前他在開封河大也常把他的著作寄給我看，便

不揣冒昧的寫了一封信去，說是要借他的書，請他約定時日，以便奉訪。他接到信便來看我，允許把他所刻的散曲送一部給我，並且說，我隨時都可以去問他借書。於是，我決定要去看他一趟。

有這麼一天早晨，天氣晴和，趁公共汽車到真茹。進了暨大的門，初來新到，摸不着頭腦，一直尋到廚房，再由校役的指示，過橋斜行，纔尋到盧前齋或冀野的宿舍。這宿舍一共三排，是師生住的；冀野能夠不擺架子，「與民同樂」，極爲難得！房子很矮，又很陰暗，室內有兩張牀，三個書架，幾張課室用的矮小桌子，桌子上亂堆着紙，堆裏高矗出蠟燭臺來。自然我的目的是在借書，一問，知道冀野不在家，但又不願虛此一行，從上海到真茹，至少要帶一身



灰塵去，再帶一身灰塵回來——雖是還沒有達到忘乎形跡的地位，但爲熱情所驅使，便一面等待他回來，一面大翻其書。翻閱的結果，知道兩架書是他自己的，另一架書是一位名叫 Byron Lee 的。他自己的兩架裏面，曾約略分類，一架放九通和子書四史之類，那不是我所需要的；另一架就被我發現了許多的書，計有：

- 一、飲虹簃所刻曲 線裝精印五冊，內收張養浩的雲莊樂府、陳鐸的秋碧樂府和梨雲寄傲、常倫的寫情集、夏言的鷓園新曲和劉效祖的詞巒、以及張瘦郎的步雪初聲。除張養浩爲元人外，餘均爲明人。

- 二、曲話十種 石印本，訂爲一冊，是河大的講義。內收何良俊

的四友齋曲說、徐復祚的三家村老委談、王世貞的曲藻、周暉的曲品、張元長的梅花草堂曲談、程羽文的曲藻、黃周星的製曲枝語、袁棟的書隱曲說、陳棟的北涇草堂曲論、劉熙載的曲概：前六種爲明人作，後四種爲清人作。首附冀野自作的散曲書目。

三、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作，一小冊。原書卷帙甚繁。此書將其  
中有關曲學者錄出，極便閱覽。

四、戲曲史 近人許之衡作，其中錄鬼簿或元曲作家及其作品名好像佔了很多的篇幅。其他各章，好像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

五、散曲史 盧冀野作，河大講義。

六、輯本元明散曲七種 都是河大學生所刻的，計有鍾嗣成的醜齋樂府、汪元亨的小隱餘音、睢景臣的睢景臣詞（附睢玄明

詞）顧德潤的九山樂府、吳仁卿的金縷新聲、馬九皋的馬九

皋詞以及馮夢龍的宛轉歌。除末一種爲明人作品以外，餘均

元人作品。又，除宛轉歌係自太霞新奏輯出者外，餘均自太

平樂府、陽春白雪、樂府羣玉、雍熙樂府、詞林摘豔、錄鬼

簿等書中輯出。

七、詞薈 朱彊邨所選的清詞。

八、南北曲研究 近人王玉章作，持志大學講義，鉛印本，比復

且大學油印本多一章。

此外還有他自己所編的刊物會友合訂本二、三、四冊。我把這些書檢出來放在一堆。同時毫無理由的翻 Byron Lee 的書，因為他不應該全放的是中國文學史一類的書，否則我就不去染指了。我偶然翻到我自己的中國文學小史，看見上面畫了許多顏色鉛筆線，自幸有這樣細心的讀者，更彷彿立刻與他成爲神交，便大翻他的刊物，翻到中國語文學系叢刊和南音各一本，都是暨大文科刊物，一併放在一處。久待冀野不至，便用隨身攜帶的鉛筆（並非墨筆或粉筆）在一張講義紙的背後（也不是牆上）像英雄好漢似的大書所借書名，並云飲虹羲所刻曲預備「揩油」，簽了名，便把一堆書捧了出去。這一回有題目

和正名，道是：盧冀野城門失火，拜倫李殃及池魚！

雖說是借，竟是不告而取，但較之敵省郭沫若公的萬引，究竟要略勝一籌。捧了一堆書，曳上了門，走出宿舍，沿路幸而並無人盤問。但是，捧了一堆不會包紮的書，像是匆匆忙忙偷出來的，總有點不大妥當。從宿舍到公共汽車站有一大段路，我總覺得有幾個走過的人是用懷疑的眼光望着我的。汽車開行之後，我纔把忐忑的心放下了下來。我心裏想：「倘若我真的做了竊賊，這不是一個小小的成功麼？不過，如果真的偷書，態度恐怕沒有這樣的自然了，雖然也有一點擔心！」

很高興的把書放在桌上，首先便取曲話十種來吞讀。忽然想起冀

野失去許多書，沒有了參考，他怎麼教書呢？不禁替他擔起心來，愈想愈難過，我自己就是這樣，獬豸沒有棒就要不起來。將己之心，度人之情，覺得他自己所著的散曲史尤其不該拿了牠去。後來聽見爲法說起，任訥有新曲苑三十幾種的稿本存在冀野處，又記起冀野自己也曾向我說過，他留有稿本，我這纔放心的把曲話十種和堯山堂外紀（二書爲新曲苑的一部分）留下，預備慢慢的看。飲虹菴所刻曲，他還存有三部，也不甚要緊，我也留了下來。此外如輯本元明散曲七種，我猜想他只有一本，便抄了一個要目下來，以備檢查。南北曲研究我另借有復旦本，只把復旦本所無的末章看了一遍。詞薈一時還用不到。戲曲史似不很重要，雖然許先生是頗爲有名的，散曲史我把急需參考

的元代章大略看了一遍；於是，在幾天以後，這些書連同Byron Lee的刊物兩本包紮在一起，再親自送到暨大去。可是，我的心中仍似依依不捨，正如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裏所說，大有「戀戀悵悵」之概。

第二次雖然仍不曾看見冀野，把書留下，覺得此後他將不致因失書而感到困難，已經得到很大的安慰了。徘徊於盧前齋者片時，便興盡而返。正如王子猷雪夜乘小船造訪，不必見戴；又如邱爲的尋西山隱者不遇云：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叩關無僮僕，窺室惟案几。……

差次不相見，黽勉空仰止。……

雖無賓主意，頗得清淨理。

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此詩頗近初次偷書的情形，亟錄之以結吾文。

## 劉半農

我只見過半農一面，要替他來作側面畫像，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只是這一面，已經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倘若他還在世的話，他一定會與我成爲最密切的忘年交的。因爲他很隨便，在那第



一次也是末一次我與他相見的筵席上，他是那樣地談笑風生，妙語如珠，我至今還彷彿看見一個像電影中的陳查禮一般的圓圓的臉，帶幾撇鬍子，在那兒侃侃而談。可是他沒有陳查禮那樣尖銳而且凶猛的眼光，相反地，他是一個老太婆的和煦的臉。他的心正如豐子愷所說像他的寶寶一樣是赤紅的，一層紗布也不包的。他不用下棋的方法與人談話，有什麼就說什麼，決不包許多紗布。我最喜歡這種略帶一點粗率的人。

再說半農所喜歡的，我也都喜歡。比方說，我曾在從油尾到海豐的旱路轎中，仔細地讀他所編的韓冬郎的香奩集；我又曾研究過董若雨的西遊補和同一作者的詩文集；最近我想看他的太平天國有趣文件

十六種，可惜已經絕版，不容易找到了。但他的中國文法講話却被我採用爲教本，因此幾乎每天有與此書親近的機會。爲了想看看此書以外的文法論著，我又看了兩遍中國文法通論，還把他的半農雜文初、二集一併找來看。其中關於音韻學的也有幾篇文章。半農就是爲了研究綏遠方言而染病去世的，可說是爲學術而犧牲了。我近來也想開始研究音韻，但每畏難而不敢嘗試。或者，不望成功地胡亂看一點書，這或許是在我的範圍內所能做的事情吧。

## 胡 山 源

胡山源是彌灑社的社員；彌灑社是五四運動後不久的一個文學團體，出版過叢刊和叢書。這團體以松江人爲多，山源雖是江陰人，好像也在松江女子中學教過書。此外我所記得的社員還有一位趙景濤，因爲這名字像趙景源一樣，都像是我的弟兄，所以容易被我記住：其實他們倆是江浙人，恐怕彼此也無關係，而我却是四川人。因唐鳴時在商務任編輯且也是該社社員或有密切關係之故，這叢書和叢刊便都能在商務出版。新近重版的山源的風塵三俠，便是當時的叢書之

一。

我與山源逐漸接近起來，大約有下面這幾個原因：一、他喜歡搜集幽默筆記，編成一部幽默筆記和一部幽默詩話；而我呢，也歡喜看這一類的書，曾在小說戲曲新考中寫過一篇中國笑話提要。他也許要說，他只是爲了職業的關係而編書的，但我不管，我的確是因了這緣故而硬要引他爲同調的。二、他寫過燦爛的江陰義民別傳和嘉定義民別傳。我雖沒有創作天才，却也寫過同樣是側重明末史事的民族文學小史；直到現在，有暇也仍看一些這類的書，而他又已開始寫了好幾篇揚州義民列傳了。三、他曾在戰前輯過曲話叢鈔，惜毀於兵燹；去年還在之江大學教過曲選；爲了要研究各種曲牌的音調，他特地要他

的夫人方明綠學昆曲。而我呢，也是特別喜歡研究中國戲曲的，我和我的妻子也正在學昆曲，並且我們的教師都是張傳芳。四、戰後他屢次編輯紅茶、自由談以及文藝世界，都約我做班底，因此來往也就多了。

## 孫良工

我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書，已經十年多了。聽說在我以前，劉大白、陳望道、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等都在復旦教過書，與我同時的也有穆木天、張世祿、謝六逸、傅東華、李青崖、鄭業建、樂

嗣炳、殷以文、應功九、洪深等，差不多都是著作等身的，重慶方面如陳子展、端木蕻良、曹禺、胡風等，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學一句舊小說的口吻：「這中間單表一位同事，姓孫，名俚工。」他在復旦時，是中國文學系主任，五四運動以後不久，他與夏丏尊、沈仲九等同到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是赫赫有名的事；我和馥泉到長沙接他們的後隊，還常聽見同學們說起他們的流風餘韻。

俚工在復旦時，曾介紹一個女生來讀書，這女生名叫王薺，面如滿月，也就是王梅痕女士，其實就是他的愛人。有一次復旦同學春天遊無錫，俚工與王薺一同加入，我也與妻子希同加入，當時他們倆的戀愛還是半公開的；我得到這消息，似聞之於六逸，當時像得到一個

祕密似的向徧工探詢，他連忙向我搖手，叫我不要響，但在他們倆春遊歸來以後不久，這消息也就成爲完全公開的了。

徧工在國文教學上頗盡了不少的力，無論語法、記敘文、論說文、小說、詩歌、戲劇等作法，都有專書，其中以論說文作法爲最好，創作也有海的渴慕者和生命的傷痕，都在民智書局出版。譯文如鈴木虎雄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和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頗大，文藝辭典正續編也於學者極便。

好多年不見徧工了，眼前顯現了這樣一個身影：魁梧壯健的身材，似乎很喜歡歪着頸項說話，一隻眼睛像是呆定的，也許是在那兒沈思着文藝上的問題吧。

他曾預備校印拍案驚奇，我替他寫一篇考證，並抄錄各篇所根據的原文。偶翻抽屜，發現了這篇稿子，益思故人不置。

## 胡 雲 翼

丁諦來，談起胡雲翼在鎮江時的獨身生活，因此使我憶起這宋詞的研究者。

雲翼的創作極少，他的工夫，大部分用在詞上，宋詞研究是他第一部使人注意的著作，此後他接連刊行了他的中國詞史略和中國詞史大綱上卷。他的中國文學史雖少創見，却編得頭緒清楚，文筆明淨，



所以各中學都喜歡採爲教本，成爲他的著作中最熱銷的一本書。此外如唐詩研究、宋詩研究等也是同類的著作。

但現在他是暫時拋下筆桿，到福建方面的軍隊裏去做事了。半月前，他的老同學劉大杰來談，說起他的死裏逃生的經過。是在一個小島上，對方的兵來了，雲翼和他的夥伴們連忙躲避，大家都快步地走到樹林裏，雲翼也許是脫不了書生本色吧，來不及跟上他們，只好躲在稻草堆旁。結果上岸的兵用機槍向樹林掃射，他的夥伴全都作了犧牲；放槍者這纔下船。船將開行的時候，雲翼以爲那些兵已去遠，探出頭來，被船上的兵發覺，打了一槍，雲翼受了傷，連忙倒在地上裝死；那些兵這纔離岸遠去。

雲翼的創作不多，但既有了這次驚心動魄的遭遇以及其他我們還不知道的許多冒險和英勇的故事，一定可以成爲他極可寶貴的題材。他在新的環境下，所聞所見，都不是我們過着平凡生活的人所能夢想得到的。蘇聯革命以後，產生了很多的戰爭文學，例如里別金斯基的一週間、賽拉費莫維契的鐵流、峻維呵夫的靜靜的頓河、伊凡諾夫的鐵甲車等，不久我們也將看見許多雲翼以及和他一樣有戰地經驗的人的嶄新的作品了吧？

## 胡懷琛

在廿六年我軍撤退上海不久，胡懷琛先生就因病去世了。胡先生似乎是苦悶而且徬徨於新舊文學之間的人，因此舊文人方面既感到他不夠舊，新文人方面又感到他不夠新，於是，他就這樣地悄悄地與世長辭，報紙和雜誌上都看不到紀念的文字，像錢亦石和劉羣那樣死後的光榮，熱烈的讀者在各刊物寫着哀痛的悼辭，不是胡先生所能得到的。大約人們以為他是純粹的落伍者吧？

我與胡先生相交甚淺，在他死前一二年方到他家裏見過他一次，

還是因訪慧深妹妹之便順便去看他的，但我却很早就知道他了。最初是五四運動時他與胡適、劉大白等討論嘗試集的雙聲疊韻和其他諸問題；我雖不曾加入討論，自然也是傾向於適之一面的。此後朋友們似乎對懷琛先生的印象不大好，而他却埋頭另做舊文學的探討，很少出來說話。除了草率成書的新詩研究和小詩研究仍屬於新文藝的探討以外，其他便都是中國文學史的工作。我不爲他諱言，像中國文學史略那樣的錄鬼簿，或大東所出各書，引例佔十分之九，都是些急就章，或者是爲了生活的壓迫，想藉此換幾個錢用吧？小說方面的論著，如中國小說概論、中國小說的起源和演變也都沒有什麼新的發見和成績。但他也有寫得很不壞的；如東坡生活，如陸放翁生活，都是以詩

人的彩筆來寫詩人，寫得極其生動而且有味，頗值得稱讚；又如一本談標點的書，關於人名地名標，也可供文法學者的參考；中國八大詩人是帶有鑑賞風味的詩評，大部分說得很中肯。尤其要特舉的，是他的中國文學史概要，雖然掛漏很多，雖然不免錯誤，（例如不知唐詩的泛聲唱法，枕中記的作者沈既濟誤為李泌，誤認高明別創南曲，把編輯的「三言」看成創作，誤文言的域外小說集為白話，等等）但他卷首所刊的畫像和照片却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文學真心的愛好。最可稱讚的，是他在南宋詩一節中講到文天祥、鄭思肖和謝翱，明末又講到熊開元、歸玄恭和賈島西，這些人我的三部文學史中是隻字未提的。此外如注重變遷大勢，亦為我的中國文學小史和中國文學史新編

所不及。（雖然我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已經糾正了我自己的錯誤）胡先生生在文學史中特別注重宋明末季，當非無故，他和他的哥哥都是南社的社員。即如幾年前他的一首詠天竹云：

苦心孤詣向誰論？熱烈情懷只自珍。

拚灑胸頭千點血，造成血裏一團春。

他能老老實實寫舊詩，實在比他那不三不四的新詩大江集要好。

此詩頗有含蓄，且有內容。此外還有幾首值得介紹的，此處暫時從略。總之，他不是躲在藝術之宮裏的人；我自己比起他來，只有慚愧！

但是，他竟悄悄地去了。留下不如他的我，更加感到寂寞。他那

瘦削而帶着誠懇的面容突然襲上我的眼簾。記得那一次我到他的家裏去，看見他的書架上整齊地一排放着他自己精裝的「自己的著作」，布面燙金，分成小說學、詩歌學、兒童文學等類，這怕是他對於自己的安慰，自己裝訂給自己看的吧？然而就在這裏，我了解他和一些文人的心情，因而自己就更感到寂寞和同情了！

## 陳望道

陳望道是一位語文學者，舉凡他的著作修辭學發凡、作文法講義、望道文輯、美學概論等都朝着語文的方向走。他工作所得的錢都

用在買書上。修辭學發凡尤其是他代表的著作。很早在十幾年前，他就就在小說月報發表他的修辭隨錄了。從此以後，他就隨地隨時留心修辭現象，身邊總帶着一本手冊和一枝自來水筆。他常說：「畫家身邊帶速寫簿，我們身邊應該帶手冊。」每每爲了幾句修辭的用處，不惜花錢買一部大書；看過以後，記下一筆兩筆。就像這樣認真而且嚴肅地做去，十餘年以後，纔寫定他的修辭學發凡。

他與蔡慕暉女士結婚，是愉快的一晚。當時來賓須自己介紹，他的三個復旦大學的高足自己介紹，尤爲特別有趣，至今我還記得：斯曠說：「我是問號 Question。」席滌塵說：「我是公民 Citizen。」曹亮說：「我叫曹亮。曹操的曹，諸葛亮的亮。」蒯席二位在十餘年



前就會與王任叔合作，編輯純文藝的白露月刊，後來還譯過屠格涅甫等家的小說。

最近望道對於文化工作的態度，使我極為佩服。他不主張打，只主張感化；打是徒然，愈打愈遠，於事無補。除非那個人是真正不可救藥的，否則仍以勸說爲是。我曾經好幾次聽見他對於文藝工作者的勸勉，很是感動。這纔是真正爲文化工作的人，因爲他具有一顆熱烈而且忍受的心，殷切地希望理想的早日實現。

## 夏 丐 尊

學術的價值該以大多數人的需要爲判斷吧？我近六年來專研中國的小說和戲曲，予同和高誼都說是鑽牛角尖，這話真是不錯的。像丐尊、聖陶那樣，除創作外，就專門致力於文法和作文法，給了中學生作文和閱讀時許多便利，可說是一種切近實際的工作。夏氏所著，如文章作法，如國文百八課的文法部分，如文心的一部分，都顯出他的致力所在。今後我雖對於舊情仍戀戀不忘，却要跟隨夏葉之後，盡心盡力地追逐我的新歡了。

使我難忘的是一個漆黑的夜晚：希同送我到車站，我發見一個羅漢尊者一般的老人早已站在那裏了，旁邊還站着一位江南的漂亮青年，原來這就是夏丏尊和顧均正；我們三個人約定一同到南京教育部去參加小學國語課程標準的修訂的。沿途便這樣地講論着文法和作文法，一直講到車子到達南京，兩旁的草樹田畝以及遠山城堞逐漸由模糊黑暗而變成清楚明晰。歸途也是這樣，我和夏顧相對而坐，窗外的火星從車頭吹來，我們的談話也迸出一粒粒的火星，雖然這火星是微弱的，似乎已經想接近那被憧憬着的光明。

讓這個印象永遠留在我的腦子裏吧，讓我在此宣誓：我不想常在雲端裏做超人的神，我要做一個平常人，與大衆生活在一起。

## 耿濟之

耿濟之是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俄國文學翻譯與介紹的權威。文學研究會的會刊文學週報曾由我編輯過兩年，有一個時期由八個人合組編輯委員會，恰好四胖四瘦。四胖即耿濟之、謝六逸、李青崖和我，四瘦則有鄭振鐸和徐調孚，還有兩位的姓名，我已經不大想得起來了。但四胖也有分別，李青崖和我是黑胖，耿濟之和謝六逸則是白胖。濟之真可稱得起方面大耳，雍容大雅，一副官相，無怪乎他常在蘇俄伊爾庫次克一帶任公使了。

濟之頗關心我的譯作，我把我的創作小說爲了愛和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八卷都贈給了他，還請他把俄文本的柴霍甫小說集的目錄抄給我，他也很耐煩的抄譯了；對照之下，其中頗有不少是我從英譯本譯出來的傑作集中所沒有的。

濟之的譯文，每每是大部的。例如屠格涅甫的獵人日記，和託爾斯泰的復活。他有一次曾寫信給我說：「弟已着手譯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現譯竣二章，較他人的著作難譯些。」

數月前曾在璇宮劇院觀唐若英等演曹禺的日出，舒湮向我說起，耿濟之也在座，便到他那兒與他匆匆談了幾句話，原來他已從蘇俄回來，大約現在已經到重慶去了罷？

## 伍 光 建

有一次真美善書店主人曾虛白請客，我也被邀，在那兒認識了胡適所稱讚的俠隱記的譯者筆名君朔的伍光建先生。伍先生的容貌好像北方人，身材很魁梧，並且很結實，彷彿記得頭髮脫了不少，像梁啓超似的，大約腦力用得多了。似乎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但是精神却很矍鑠，說起話來是純粹的北方音，喉嚨響亮。

他說他譯書的方法道：「我譯書是先把一句話的意思明白了以後，然後再融會貫通，顛倒排列，用中國語氣寫出來。」我以為這是

譯書的箴言。

席間他談到他在北平時，曾見過一張古畫，據說是三國時張飛所畫的美人，有關羽的補竹子，劉玄德的題跋等。這是因振鐸談到三國志演義的版本問題使他連帶想來的。他說得正言厲色，像煞有介事，使座上客大笑不已。他又說起拿破崙所僱的廚子是一個中國廣東人。

## 東北作家羣

近兩三年來的文藝作品，較之十幾年前的，大不相同了。雖然也有出於想像的，大部分却都是親身的經歷或是耳聞目見的實事，令人

讀了，發生親切之感，報告文學特殊的發達，不是空漠的濫調而是腳踏實地的記錄——何況所記的都是血淋淋的鬥爭的經過呢。

這使我想起了東北作家，這些想要「打回老家去」的鬥士們是三年前在光明半月刊（洪深主編）上像彗星一般的突然出現的。當時該刊附送一本小冊子，就是東北作家集。

這裏面就有：在文學上以沒有祖國的孩子這一短篇一鳴驚人的舒羣，第一次以第七個坑惹人注意的羅烽和他的妻子白朗，在北站打包間做事的黑丁以及寫過一本長篇萬寶山的李輝英。

其中李輝英曾在中國公學聽過我的小說原理，原名連萃，他帶有北方人的直爽，所作小說簡潔明瞭，和他的爲人一樣。願長的臉和願



長的身體，能夠耐勞吃苦。最近他的軍民之間寫他自己在軍隊裏做事，與鄉間的民衆一同掘防空壕，不擺架子，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很使我感動。

我最初認識舒羣是在白薇的家裏，後來舒羣又看過我好幾次。他的身材高大而且結實，面貌略顯黝黑，更顯出北方人的健康。他的小說比輝英稍凝鍊，但也是像秋雲一樣，隨意舒展的。他最近的西北隨征記仍保持着一貫的作風。批評家們頗以他的農家姑娘、祕密的旅途中的羅曼諦克的傾向爲詬病，我則特別偏嗜這兩篇。我們不一定要在革命故事中加入戀愛，但是，也不一定要故意避免戀愛吧？

羅烽則較瘦小，其精悍處頗像廣東人。而他的作品的磨煉，也正

與他的面貌身材一樣，不像舒李只是一塊稍經琢磨的玉石或是未經鑿過的璞玉。他的呼蘭河邊許是他的第一個短篇集吧？

黑丁則不但瘦小，且帶點淒苦。這意味頗像苦吟詩人賈島。最近看到他寫到他在軍隊中，一個老太婆燒僅有的幾張餅給他們吃，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倘若容我打個不倫不類的譬喻的話，那末這四個作家作風的漸近鍾鍊可以說是如下的對比：李輝像巴金，舒羣像葉紹鈞，羅烽像王統照，黑丁則像羅黑芷。這自然是指下筆的迅速和遲慢，文字的流暢和生澀，這兩方面而說的。其他的部份當然都不相像。

我懷念而且讚美這四位東北作家，因為他們都向着光明前進，因

爲他們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的。他們有豐富的生活，所以他們能產生豐富的作品。

## 記蜀中文人

我是四川人，但我不曾到四川去過；只在書本子上和照片上，知道一些峨嵋的雄偉，劍閣的險峻，巫峽的急湍奔流……形之於夢寐。

惟其四川有名山大川，所以文人輩出。梓潼謝無量著中國六大文

豪，其中司馬相如、揚雄、李白，竟佔半數。他如宋之蘇軾、明之楊慎，尤卓然名家，我這篇短文不想追敘過去的光榮和我自己的孺慕，

只是拉雜的略說一說我所識所知的現代四川新文學者。

蜀中文人，我已經有巴金一篇，刊在文人剪影上。此處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郭沫若。昔年我與他通過一次信。說來有趣，那時是九二三年吧，創造週報上刊了一篇張夢麟對於愛倫坡烏鴉譯詩的討論，我使用露明女士的筆名，給了郭沫若一封信與他討論這一首譯詩。他覆了我一封信，連我的信一併刊在創造週報上。因為我的字很像女性寫的，所以他一點也不疑惑，好像信中他還提到張先生為人很好，要替我倆介紹。直到前幾年，由劉大杰的介紹，我與張先生會面，還提起這件事以為笑樂呢。

其次要說的是金滿成，我結婚時，他曾送我一本照相册；他結婚

時，曾送我一本他自己的結婚專集，集中有他們賢伉儷的合影，他們倆的面孔很像，所以金先生自題云：好像姊妹一樣。

此外有好多同鄉，我都與他們不曾會過面。例如，最初以詩鳴的草兒在前集的作者康白情。當年他的新潮社的朋友，如羅家倫、傅斯年等，都抖了起來，而他依然故我，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蒲伯英所作闊人的孝道等劇也是話劇的先鋒，聽說他已經去世了。李劫人以譯都德的小物件和達哈士孔的沸沸名，前者我曾看了兩三遍，在我所讀過的翻譯小說中，從來沒有像這本書這樣使我感動的，大約當時我的環境與此相似，我自己也是一個不會管束學生的小先生呢。

文學史家中，如逝世了的吳芳吉倒與我較熟，過於一切的蜀中文

人，雖然也只有一年的友誼。他的年齡比我大一週左右，可以說是我的忘年交，我認識他是在一九二四年，他在長沙明德中學教書，我在長沙第一師範教書。我常到他的宿舍裏去。他的桌上放着他自選的國文講義，格式新穎，排列上極爲考究而且清晰，似以作者爲本位而分類的。桌旁放着一架西書，英國浪漫派三大詩人拜倫、雪萊、濟慈等均有全集。圈椅上有繡墊，上繡「白屋詩人」四字，蓋與劉大白同號。壁上掛了一幅很別致的他自己的遊踪圖；凡是長沙附近他足跡所到的地方，他都畫在上面。他爲人謙和，且興致甚豪，似喜飲酒。中國文學史的作者穆濟波則僅見過一次，記得是在南京的一家竹園內，據說他有一點聾；向他說話，非用大聲不可。

近年來，四川作家尤多；且最可喜的，創作者比以前較盛。例如艾蕪，據說是蜀人。他在我所編的青年界上刊有短篇小說山峽中，寫一野女孩，又嫵媚，又健康，又潑刺，又可愛。友人張友松見了此篇，讚不絕口，以為其藝術上的技巧，不下於高爾基。最近我又認識了沙汀。我向他說：「有一次我在大東茶室看見一個人，好像是你。」他說：「我沒有去過，你看拐了。」看拐了就是看錯了的意思，這是道地的四川話，我讀了光明第一期上他的「獸道」，好些地方都用四川話，如「隨嘗」就是「平常的時候」，「架起要走」也是四川話，「鹽巴」「看一轉」等也都是四川話。大約他是故意用方言來寫的，藉此可以傳神。據說華漢也是四川人，他是一九二八年以創作

出現的。歐洲文學發達史的譯者沈起予也是四川人，我最近纔在歡迎武者小路實篤過滬赴歐的席上遇見他。

從前沉鐘社的林如稷、馬靜沈和陳竹影女士，以及希臘文學專家羅念生也都是四川人。

## 筆會的一羣

筆會即 Pen Club 的中譯，而 PEN 三字據說又是由詩人 (Poet)，散文家 (Essayist) 和小說家 (Novelist) 這三個詞合成的；這裏缺少了戲劇，但戲劇近於小說，或者也可以包括在小說之內；比方說，Fiction



一詞就是兼指小說和戲劇的，Hamilton的小說法程裏就曾兼舉戲劇爲例。總之，筆會是各體文藝作家的「行會」。（指同行而言）牠具有國際性，英國如已故的高爾斯華綏，現存的威爾斯，好像都是筆會的會員。這個會的目的不過是聯名「同行」的友誼，其特色之一就是不談政治。也許一談政治，大家政見不同，就不容易結合在一起。但是，也就因爲不談政治的緣故，爲前進的作家所不滿；別國我知道，在中國，筆會就會被視爲布爾喬亞作家的會，被「巴爾底山」巴過一下；當時筆會曾邀請思想前進的作家加入，結果是不曾達到願望。不過，筆會雖然不談政治，大家似乎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假定這不是表面文章的話——大家都愛護弱者或被壓迫者，雖然不能更進一步作有效

的反抗。例如，德國壓迫猶太作家，驅逐他們出境，但筆會對於猶太作家卻是熱烈的歡迎。最近看見導報上郭子雄今年參加的筆會的美麗的報告，（我常覺得他的報告總是那樣的美麗動人，這或許是由於我過於嚮往，做夢一般地想野心地一識西洋的英雄好漢吧。）知道西方文人也在爲我們同情，這一種寶貴的同情真是值得我們感謝的。從前年起，似乎我國作家間的政見鴻溝逐漸消泯了，大家站在一條線上；那末，今後的中國筆會會員定當大爲增加，彼此間不會再有什麼芥蒂，我盼望這一天的來到。

然而在以前，中國筆會卻是走的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最初好像是在華安大廈開會，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去參加，我幼稚的心裏盤

算着，至少我又可以多認識幾個作家了；即使是本已相識的，我也可以多一番的接觸。我將我的整個生命獻給文學；能夠「盡識天下英雄好漢」，我該是多麼的愉快呵！結果，自然給了我一個滿足，當時參加者似乎是蔡元培、胡適、鄭振鐸、徐志摩、李青崖、邵洵美、曾虛白諸氏，此外還有哪幾位，已經無從記憶，但知都是我所認識的人，所不認識的，只有一位葉恭綽；我是除了文學以外，什麼都不知道的，對於葉氏，只知道他曾經從英國帶回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並曾爲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題簽而已。

接着便每隔半年或一年開會一次，除了選舉職員，吃茶點，吃飯和開會前的閒談以外，別無他事。記得第二次在華安開會，我認識了

已故的面貌略有一二分像馬連良的戈公振，他當時任書記，拿荷蘭筆會寄來的會員照片給我看，其中大都是 *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一書中所提到的人物；我因為曾譯過此書中的荷蘭文學部分，所以看了照片，很感興趣。又認識了長頭髮、黑領結的詩人孫大雨，他帶有藝術家風度，同時又帶有北方人的壯實和黧黑。與他同來的是沈從文。又有一次在梅園，此次邵洵美興致最好，請了許許多多洋朋友，項美麗女士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邵公本來最會說話，這一次尤其是逸興遄飛，一會兒回過頭來對A說幾句俏皮話，一會兒對B來幾句洋文；林語堂與他唱了一段對口相聲，語堂把洵美介紹某洋女士：「他是小姐須知的作者。」那位洋女士便嫣然一笑，歪

着額子，一個蘭花手指的姿勢，嬌聲地說：「那末，我想寫一本少爺須知。」像洵美那樣面白鼻高，希臘典型的美男子，該是最容易惹人注意的吧？記得當時還有一位年老的文學博士致辭；究竟他說些什麼，現在我連題目都不記得了。大約今年新故的宋春舫也在座，他面貌清癯，額骨突出，戴一副墨晶眼鏡，不知道的人或許會以為他是 De Quincey 小說中的主人公。他的宋春舫論劇，是第一部可看的刊行最早的戲劇論集，我曾經導演過其中的一個未來派劇本換一個丈夫吧，效果頗好。還有聖約翰大學的蔡正華，元劇聯套述例和中國文學思潮的作者，這時當着筆會的會計。這一次梅園之會，一共三桌酒，連雜費和洋小姐們的汽車開銷，據說用去百元云云。此後便停頓了一

兩年。在這之間，曾經歡迎過黑詩人 J. Hughes，只是代表參加，不曾全體出席。

最後的兩次：前一次是回光返照，在靜安寺路的某大廈中開會，參與的人增加了林語堂的朋友，China Critic 的編者全增嘏，居然到了二十左右的會員。最後一次由最後的書記曾虛白召集，在錦江川菜館，情形最爲淒慘，只是零零落落到了五六個人，就這樣終了中國筆會的命運，直到現在，三四年不曾開會。

也許重慶方面又把倒坍了的筆會重新建設起來了吧？過去的筆會，差不多只有文學研究會、新月社、真美善社、論語社這四社社員爲主要分子，我希望將來筆會能夠儘量加入新的分子，我希望我能看

見一個健康、強韌而有意義的筆會的新生。

## 曲友

近幾年來，喜歡看看宋元明清的雜劇傳奇，因此結識的朋友，也以這方面的爲多；有的還是初會，有的甚至不曾見過面，也通信做起朋友來。

首先要說的自然是振鐸和調孚，他們倆是我十多年的老友。最近振鐸得到一部雜劇新編，非常高興。我偶然與他同應田漢的約請去看復活，在卡爾登碰見，他在第一幕剛完時，便立刻把這好消息告訴

我。因為，他以前只有此書的殘缺的幾本，一直不會配全。任何藏書家或公共機關，中國、日本或歐洲都沒有這書的全部。一旦發現，他是如何的愉快呵。他說的時候，帶着驚歎和鄭重，頻頻地點着手指，我感覺到他當時的興奮，我也爲他歡喜。

調孚則是仙霓社最好的朋友，差不多仙霓社所演的幾百齣崑曲，他沒有一齣不會去看過，並且很耐煩地替他霓社編了一個戲目索引，詳細註出見何曲譜，在第幾冊，第幾卷。他自己似乎不會唱，除了千鍾祿八陽裏傾盃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裝」以外。但他的開明同事中，宋雲彬是會唱的，聖陶的令郎至善也許會唱長生殿裏的迎像哭像。有一次偶然遇見何炳松，他說他正在請笛師教他唱長生殿裏的



## 彈詞。

我有兩位曲友（並非曲中之友）是「不打不成相識」的，一位是北大曲學教授顧隨，一位是中國戲劇史略和中國演劇史的作者周貽白，他們倆對於我的元人雜劇輯逸和讀曲隨筆都有很好的補正；一方面感謝他們，一方面便與他們成了朋友。我以為，研究學問必須互相切磋，一個人的才識是有限的，無論時間、環境都不允許。我在戲曲方面，時常批評同道者的錯誤，同時也誠懇地接受同道者對我的批評。如果是別人錯了，我只指出其錯處所在，不加一句感情用事的廢話，說明其意即止；如果我錯了，我也毫不掩過飾非，立刻謙和地承認。彼此倘有什麼錯誤，只是像忙中寫錯了字一樣的平常，實在不

值得小題大做。

還有兩位東瀛曲友，一位是中國近世戲曲史的作者青木正兒，一位是長澤規矩也；前者由姜亮夫介紹，後者由鍾敬文介紹。他們倆對於友誼之情重，我可舉一二事爲例。青木鈔寄西廂所引元曲逸文給我，長澤鈔寄鴛鴦塚家門和齣目給我，都耗廢了他們很多的時間。我把我自己的著作送給他們，他們都有贈答，青木回贈他自己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和中國文學發凡；長澤則回贈他自己的支那文學史綱要，以及影印的橘浦記和嬌紅記。長澤知道我也喜歡談談大鼓，又送了我兩張大鼓書場的舞台面給我，他在北平時，馬廉尙未逝世，常問他：「你逛了天橋沒有？」可見他是常去聽北方俗曲的。

曲學大師吳梅也與我通過兩次信，與青木同樣的謙遜。我們青年人難免火氣，對之不勝愧慙。他的學生錢南揚、盧冀野、王玉章也都先後與我相交。我嘗戲謂他們三個與任訥、蔡瑩是「吳門五學士」。南揚精於南戲輯逸，編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冀野擅製作，有雜劇飲虹五種。又有散曲飲虹手稿，輯印飲虹叢書和元人雜劇全集也極便學者；玉章專研譜調，編有元詞韻律，上卷已出；任訥致力散曲尤勤，編有散曲叢刊；蔡瑩則專研套數，編有元劇聯套述例。任訥雖說想做教育家，去年似還在大夏教文學，大約不會十分忘舊吧？我幾次向冀野提起，請他介紹相識，終於不會得着機會。

還有中華戲曲音樂研究院整理玉霜叢藏曲的杜穎陶，國劇學會整

理綴玉軒藏曲的傳惜華，編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的張次溪，新近出版南戲拾遺的陸侃如馬沅君夫婦，以及最近常寫讀曲小記的胡適，都與我時常通信討論戲曲史上的問題。此外還有許多朋友，我不必在此開列名單了。

最近很幸運地，振鐸介紹我與孫楷第和趙萬里會面。

是這樣愉快的一晚，我見着了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編者孫楷第，他是河北人，無論走路和說話都很緩慢，似乎脚步也在那兒深思，使人想到他有紳士的風度。那樣的不苟言笑，不慌不忙的沉靜，我想，他是適宜於做記錄版本的工作的。最近他又從事於戲劇書目的編纂，皮包裹放着幾本英文鈔本，每一種戲曲名下都空着很多的地位，

以便詳註各省各地各藏書家所過目的版本，刻書年月，每頁行數和字數。振鐸搬出許多戲曲的珍本要籍來給我們看，雜劇新編也在裏面。惜我對於版本學還是外行，只是翻翻插圖。但知其中有一部明代最早的崑曲選本。還有一部朱期的玉丸（曲品誤作玉瓦），和阿英所送的一部史叔考的櫻桃。

又一次愉快的會見是在新雅，趙萬里的外貌和性格與孫楷第恰巧相反，至少他們倆給我的初會的印象是如此。萬里飽滿而且白皙，固與楷第的臉長而略帶黝暗不同；就是言談舉止，也與楷第大異。在朋友中打個比譬，萬里很像六郎子同，楷第很像子沅。萬里戴着圓眼鏡，襯着圓的臉，隨意的縱談，大有瀟灑出塵之感。對楷第的謹細此

處全用不着，你可以任意隨着他舒放。他繪聲繪影地描摹他和北平圖書館所買到的書，真使人眉飛色舞：九宮正始發現了另一個鈔本；拍案驚奇二刻也得到了全部，連宋公明鬧元宵的雜劇都有，這部書是我們中土一向所沒有的；他個人得到一部繼志齋的刻本元曲薦福碑；樂府羣玉的原本也找到了。

最近五年來，我就在這小圈子裏生活着。許多朋友對於我的指正和期許，該是我這五年來自傳中最主要的部分。倘若沒有這些曲友，我決不會繼續在這荒涼的沙漠上走着五年的悠長旅程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5225B

7/24

